

# 走向沉默 的話語

卡爾·拉內 (Karl Rahner, S.J.) / 著

黃美基 / 譯

谷寒松神父 / 審訂

Worte  
ins  
Schweigen

主啊，我祈禱時，祢的沉默是否是充滿無限許諾的話語？

比起用生命說出的有聲話語，更有內容？



# 走向沉默 的話語

---

卡爾·拉內 (Karl Rahner, S.J.) / 著 黃美基 / 譯

谷寒松神父 / 審訂



# **Worte ins Schweigen**

By Karl Rahner, S.J.  
Translated by Mei-Chi Huang

We thank Dr. Peter Adelsberger of Antiquariat Gallus Gmbh in Innsbruck, Austria for granting us the Chinese copyrights, giving us the opportunity to introduce this title to our Chinese readers.

Chinese Copyright © 2017 by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Taipei,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 目錄

出版者的話	／	005
審訂者序	／	007
一、我生命的天主	／	009
二、吾主耶穌基督的天主	／	023
三、我祈禱的天主	／	035
四、我認識的天主	／	047
五、法律的天主	／	059
六、我日常生活中的天主	／	075
七、活人的天主	／	089
八、我弟兄的天主	／	101
九、派遣我的天主	／	113
十、將要來臨的天主	／	127

## 出版者的話

卡爾·拉內神父，是著名的神學家，這本書是他的靈修作品。

原著以德文寫成，因其思想深遠，為能更準確地傳達作者之意，特別委請聖博敏神學院、神學著作編譯會負責人谷寒松神父（Rev.

Luis Gutheinz, S.J.）審訂全文。

谷寒松神父是奧地利人，德文是他的母語，也與拉內神父相識。

他以祈禱的心神，仔細地逐字逐句推敲、整理，以求更貼近作者本意。谷神父說這是他「為拉內神父和中文讀者做一件美麗的事」。

關於中文書名，則是經谷寒松神父與房志榮神父兩人討論，由房志榮神父翻譯定案。在此，光啟文化向這兩位神父致上最大感謝。

## 審訂者序

谷寒松神父

很高興有機會接受光啟文化事業的邀請，為出版德國神學家、耶穌會會士卡爾·拉內（Karl Rahner, SJ, 1904-1984）的祈禱小冊《走向沉默的話語》，盡一己棉薄之力。

拉內神父與我是主內的師生、兄弟、朋友。從這本小書，我們看到拉內的靈修思想，面對天主聖三的無限大愛，是何等的寬、廣、深、奧。人的「言語」有限，面對天主愛的奧蹟，不知該如何「言說」，只有沉默的讚嘆。

耶穌是一個沉默的朋友，祂沉默地陪伴我們人生的旅程，溫和、有禮、沒有壓迫感。祂的沉默是言語無法達到的深度，有如大海的

力量。其實沉默是一種聲音，當我們「言說」時，聽到祂在沉默中，看著我們並了解、愛著我們，為我們所受的痛苦擔憂，以致任何「語言」都顯得軟弱無力，我們因天主的沉默而更加強大。

本書共有十章，拉內告訴我們，不要將無限偉大的天主，縮小藏匿在抽屜之中，除了與天主聖三的奧蹟之外，還應將此奧蹟分享給天主的子民們，與偉大奧蹟的天主，在沉默中相遇。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wooden rosary. The beads are arranged in a loop, and a cross-shaped pendant is attached to the end. The rosary is resting on a wooden surface with a visible grain. The lighting is soft, creating a contemplative atmosphere.

一、  
我生命的天主



我的天主，我想跟你說說話，可是，除了談論你以外，我還能說些什麼呢？真的，任何事物若非從亙古以來即與你同在，以及在你心思意念找到它的家和最深刻的根源，又怎能存在呢？我所訴說的一切，難道不都是在談及你嗎？

換句話說，如果我羞澀、遲疑地試著與你談論你自己，你聽到的仍然是關於我的事。因為除了說你是我的天主、是我的起始和終了的天主、是我的喜悅和我的需要的天主、是我生命的天主之外，關於你，我還能說些什麼呢？

當然，你遠遠不僅只是我生命的天主，而且永遠都是——因為如果你僅止於此，你就根本不是真正的天主了。但即使我想起你的大能，即使我承認你根本不需要我，你遠遠高過我這一生吃力地走過的低谷——即使那時，我還是要再次以同樣的名字稱呼你，我生

命的天主。如果你比作我生命的天主更大更多，這樣你就可以作我生命的天主嗎？

當我讚美祢是聖父、聖子和聖神時，當我明認祢生命中的三個神聖奧蹟，這奧蹟永遠深藏在祢的無限之中，以至於我們無法在天地萬物中找到任何自己能理解的標記，我能不依然讚美祢是我生命的天主嗎？就算祢已經把祢內在生命的奧祕啟示給我，但若祢的生命沒有因著恩寵變成了我的生命，我還能夠接受並理解這奧祕嗎？如果祢未透過天主聖三的恩寵，屈尊紆貴，成為我生命的天主，我還能承認並愛天父，祢心中永遠的聖言，以及祢和子的聖神嗎？

但是當我稱呼祢為我的天主，我生命的天主時，我真正說的是什麼呢？祢是我生命的意義嗎？是我漂泊的目標嗎？是我行動的聖化嗎？是我罪過的審判嗎？是我痛苦時刻的悲痛以及我最隱密的喜

樂嗎？是那股把我自己的堅強轉為軟弱的力量嗎？是造物主、支持者、寬恕者，既接近又遙遠的那一位？費解的？我弟兄的天主？我祖先的天主？

還有別的稱呼是我需要給祢的嗎？當我把這些稱呼全部列出來時，我表達了什麼？如果我要站在祢無涯的海岸邊，對著祢無跡可循的存有，把我這渺小生命在被囚禁中學到的所有話語都大聲喊叫出來，那我要說些什麼呢？關於祢，我永遠沒有說得盡的時候。

那麼，我為何要開始談論祢呢？如果我永遠無法忖度祢的無限，祢又為何要用祢的無限來折磨我呢？如果祢的道路只能領我到祢暗夜的可怕黑暗中，在那裡只有祢能看得見，為何祢又要強迫我走上祢的道路呢？對我們來說，只有有限的和具體的才是真實的，也才近到我們可以碰觸：當我必須承認祢的無限時，祢可以是真實的且

近在眼前的嗎？

祢為何在我受洗時，把祢的印記烙在我的靈魂上？祢為何在我內點燃信仰的火焰，讓這黝暗的光，引誘我們走出明亮安全的小屋，進入祢的暗夜中？祢為何使我成為祢的司鐸？司鐸的聖召就是代表人們與祢同在，但是在祢的臨在中，我的有限卻使我喘不過氣來。

主啊，請看大多數的人——如果我太放肆，判斷了他們，請原諒我——他們常想到祢嗎？對他們來說，祢是他們的初始也是終末嗎？沒有了祢，他們的心靈就不得安寧嗎？要是沒有祢，難道他們就不能想辦法把生活過好嗎？難道他們在這世上不是過得很安逸自在嗎？這是他們熟悉的世界，他們也很確定哪些是他們必須面對、必須處理的事。在他們眼中，祢不只是讓世界正常運轉，使他們不必呼求祢的那一位吧？請祢自己說，祢就是他們生命的天主嗎？主

啊，我不知道我的抱怨是否正當——誰能知道另一個人的心呢？主啊，唯有祢能讀懂人們的心，我連自己的心都不懂了，又怎麼能期望自己了解另一個人的心呢？只是我忍不住要想到其他人，因為我常常覺得自己有一種隱祕的渴望，想要像他們一樣，或至少像他們表面上看來的一樣。祢對這事非常清楚，因為祢能看進我心之深處。隱祕的天主啊，任何事都隱瞞不了祢。

主啊，當我想要與祢談談祢自己的時候，我是多麼無助啊！除了稱呼祢為我生命的天主，我無法稱呼祢別的了。既然沒有一個稱呼真正適合祢，那麼我的這個稱呼又表達了什麼呢？我在極端沮喪中，常常想偷偷溜走，不要面對祢的奧祕，回到比較容易理解的事物，以及我的心感到自在得多的事物上。

然而，我該逃到哪裡去呢？如果塵世生活中的這個狹窄小屋，

還有我喜愛的、熟悉的平凡事物，以及它大大小小的喜樂和憂傷，如果這就是我真正的家，豈不仍舊被祢的廣大無垠所包圍嗎？地球的上方若是沒有了祢在上面的天堂，還能是我的家嗎？假使我設法滿足於今天許多人宣稱的生命的意義；假設我大膽地決心承認我的有限，也僅僅以此為榮；我就只能承認這有限且接受它，視為我唯一的天命，就是因為我從前遠眺廣大的無垠空間，遠看那些矇矓的視野，那兒是祢無盡生命的起點。

沒有祢，我會在自己狹窄陰沉的空間無助地摸索。如果我的心沒有一再翱翔於自己的有限之上，進入寂靜的地方，那裡只有祢——靜默的永恆，我的有限不會成為渴望之苦，更不會蓄意聽任自己滿足於此世。如果我對無限的渴望，甚至我對自己的渺小的大膽信任，其實全是對祢的表白，那麼，在祢面前我能逃到哪裡去呢？

我只能說，祢是唯一的主，沒有祢，我無法存在，祢是永恆的上主，我這個時間的受造物，唯有從祢那兒得到生活的力量——祢是永恆的那位，讓我這有限的人的生命有了意義，此外我還能說些什麼呢？當我把這一切全告訴祢以後，我就給了自己真正的名字，那是我用達味的聖詠祈禱時，一再重覆的名字：「我全屬於祢」（*Tuus sum ego*）。我不屬於自己，我只屬於祢。主啊，祢是有限的我的無限，關於我自己以及關於祢，我所知道的只有這麼多。

主啊，祢所造的我，是多麼可憐的受造物啊。主啊，關於我以及關於我自己，我只知道祢是我生命中永恆的奧祕。主啊，人是多麼驚人的謎啊！他屬於祢，而祢是那位深不可測的——祢的存在深不可測，祢的道路和審判更加深不可測。因為，如果祢與我的相處全是出於祢的自由意志，是我不配得到的恩寵，這恩寵不問「為什

麼」；如果我的受造和我的整個生命完全依賴祢的自由決定；如果我的路徑到頭來全是祢的路徑，因此是神祕的，那麼主啊，再多的疑問也無法探測祢的高深——祢仍然深不可測，即使我面對面看見祢時亦然。

但祢若並非深不可測，那祢就是遜於我了，因為我的心思能了解祢，能與祢同化，祢會屬於我，而不是我屬於祢。若是我只屬於我自己，那就太糟糕了，那會是受詛咒者的命運，註定要在自己有限的擁擠狹小的牢獄裡，永遠地跑個不停。

但祢能是能將我從狹小牢房中釋放出來的那一位，是我真正的歸宿嗎？或者當祢打開通向祢廣大無垠國度的大門時，只是給我的生命增加了另一個苦刑嗎？如果我的知識，只能帶我看到祢的深不可測，祢是否只是我自己嚴重的不足？對於不安的靈魂，祢是否僅



僅是永久的不安？在你面前，任何一個問題都必須啞口無言、沒有答案嗎？你唯一的回應只是無聲地表示：「就是這樣的」，這冷淡的回應澆熄了我想要了解的熱切渴望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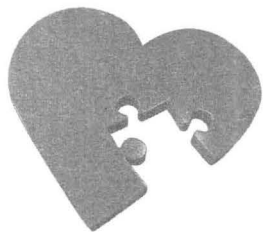
但我像個傻子一樣隨意漫步——主啊，請原諒我。你已透過你的愛子告訴我，你是我愛的天主，你已命令我愛你。你的誠命通常很難遵守，因為它命令的事常與我想作的相反，但你吩咐我愛你時，你所命令的，是我自己永遠不敢提出的：愛你、與你親近、愛你的生命。你要求我完全被你吸引，知道你會帶我到你心中，在那兒，我能用我熟悉、心愛的話語與你——我生命中費解的奧秘——談心。這一切只因為你就是愛。

主啊，只有在愛中，我才能找到你。在愛中，我靈魂之門會大開，讓我呼吸到清新的自由氣息，而忘了渺小的自我。在愛裡，我的整

個生命從狹小又堅固的密室以及焦慮的自信中流出；在愛裡，我心靈的全部能量都流向你，再也不想回頭，只願完全被你吸引，因為由於你的愛，你是我內心至深之處的中心，比我自己還更接近我。

但是當我愛你，當我想辦法突破自我的狹窄小圈子，拋開那些未解的疑問所帶來的不安，當我的盲眼不再只從遠處、只從外面去注視你那無與倫比的光明，而你自己，神祕費解的那一位，藉著愛，成為我生命最深處的中心，奧祕的主啊，那時我能把自己帶著我所有的疑問，完全隱藏在你內。

像這樣的愛，這種願意擁有你本來面目的愛——這愛還能有其他的渴望嗎？它渴望的是你本身，不是從鏡子裡看到的你的反射。它只渴望與你結合，這樣，就在它放棄占有自己的那一刻，它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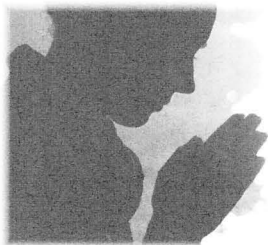
會只擁有祢的影像，而是真正擁有了祢。

愛只渴望祢的本來面貌，正如愛知道它本身沒有問題，本身就是美善的，不需要更多的證明，祢為愛正好，這愛擁抱祢，不需要任何解釋祢為什麼是這樣的。祢說的「就是這樣」，就是愛的最大幸福。在這樣的喜樂狀態下，我的心思不再想要把祢強行下拉到我的層次，好搶走祢永恆的奧祕，反之，是愛占領了我，把我提昇到祢的層次，進入祢內。

當我在愛內放棄了我自己，祢就成為我的生命，祢的神祕費解也在愛的合一中被吞沒了。當我可以愛祢時，對於祢奧祕的理解，就成為積極的祝福泉源。那時，祢的無限離我的一無所有愈遠，對我的愛的挑戰愈大。我脆弱的存在愈是依賴祢不可探究的輔導，我的整個生命愈是要無條件地順服於祢——我所愛的天主。祢的道路

和審判的不可理解愈是化為泡影，我的愛對神聖的肯定就愈大。我可憐的靈魂對祢的了解愈少，我的愛就愈大，幸福也愈多。

我生命的主啊，不可解的那位，請成為我的生命。我信仰的主啊，祢引領我進入祢的黑暗中——我所愛的主，把祢的黑暗轉為我生命中甜蜜的光明，請成為我希望的主，這樣，有一天祢會成為我生命的主，我那永恆之愛的生命。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featuring a wooden cross in the foreground, resting on a wooden surface. A string of prayer beads is draped across the scene, with some beads in sharp focus. The background is softly blurred, showing more of the wooden structure. The overall mood is solemn and contemplative.

二、  
吾主耶穌基督的天主

我的天主，祢是無限的，是無限的存有。一切的存有都永遠在祢的臨在中。我所能知道的一切，都必定來自祢的心思，出於亙古。凡是我渴望的，祢無不擁有。凡是我愛的，基本上都是祢的愛自亙古以來就喜愛的——就是祢自己。祢是智慧、權力、美善、生命和力量。祢是我所能渴望或所能想像的一切。但祢怎麼能成為這一切的總和呢？

在我作為居所的此地，我所知道、所愛、所渴望的，總是不一樣，彼此有別，一切都各自獨立，思想蒼白、沒有生氣；善良缺乏力量；而力量中沒有愛；不受駕馭的活力，會轉為致命和殘酷的力量。

我們從來不能在一個小小的空間裡總合地看一切對我們美好的事：生命和智慧，美善和權力，堅強和柔和。這一切以及生命中其他的種種力量，都是我們既不能也不願缺乏的，然而其中每一樣都

免不了要排斥另一樣。只有一件事是我們能作、也必須作的：把這些力量排列成序，按照某種等級安排，給每一個分派適當的地位和規範，這樣，就不會有哪一樣單單成為完全的主宰，而遮蔽了其他的一切。我們必須在生命中保有「秩序」，我們必須過一種「有節制」的生活。

我們要小心，不要讓精神（spirit）成為靈魂的敵人、讓美善成為弱點、讓堅強淪為僅只是殘暴的蠻力。這些力量圍繞著我們有限的生命，需要得到我們的關注，為的是他們能在我們的生活中產生效果、發揮作用。而我們有限的力量必須節約度日，用小小的量杯來妥善地分配我們有限的精力。

沒有任何事物可令我們敢於把自己完全投入，沒有任何事讓我們能完全捨棄自己，因為如此地缺乏節制，會毀掉我們以及我們所

依戀的對象：無所不知的人，很難得有溫暖的心；這世界的大能者通常很冷硬；俗話常說最美者往往很愚蠢。那麼，應該是如此，因為我們有限者不可能同時又是這一切的組合？

但是，全知性，祂是永恆的愛，在哪裡？全能，祂是全善的，在哪裡？充滿生命力，祂就是生活的精神，在哪裡？美，祂是給生命和智慧的，在哪裡？這些偉大的元素，能在哪裡無限制地成長，毫無抗拒地發展到無限，在哪裡能茁壯，與其他的一切完全認同，而不是把其餘的都推擠出去？

我的天主，那存有就是祢。祢是在一切中的一切，在祢所在的一切事物中，祢是一切。我們歸因於祢的每一樣特質，都是絕對沒有界限的，不會把其他的特質排擠到「事實」(reality)的領域之外，反而給他們無限的發展空間。



在祢內，知識會擴充至無所不知，進而成為全能的，祢令人畏懼的全能不容變更，更轉而為祢的美善，其力量不容抗拒。這一切都被擠壓限制，囚禁在我有限存在的狹窄空間中，成為在祢內的無限，也就是合一及無限的結合。祢的每一屬性，本身就是祢不可測量的存有；每一屬性都滿懷著全部的真實。

於是，人所能愛的一切，至少有一樣是他能無限制、無條件地去愛的，不需要命令和節制，他所愛的那一樣就是祢。在愛祢神聖的無限時，我們被迫過的有所節制和均衡的日常生活，就變得可以忍受。在祢內，我們的心可以安全地跟隨著他對無限的渴望，能漫無目的地漂泊，但不會迷失，我可以恣意地揮霍我的愛情，用在祢存有的每一面，而在其中找到我所尋找的一切，因為



在祢內的一切，都是全部。當我們在這愛的途徑上找到走向祢的道路時，我們的有限所加給我們的負擔，就仁慈地從我們身上卸下了，至少當這愛持續時，可以卸下。然後我們可以回到沉悶的日常工作，再度對我們的渺小所受到的限制感到滿意。

因此主啊，祢的無限是我們有限的救贖。然而我得承認，我愈是想起祢的無限，就愈感到焦慮。祢令人敬畏的存有，威脅著我的安全，讓我失去所有的方向感。我全身恐懼顫抖，因為我往往覺得，祢的無限只是為祢而設，在這無限中，所有的一切都只是為祢自己。

顯然在祢的每一屬性和每一行為中，都臨在著祢全部的存有。而當祢降臨到我身上、當祢闖進我生命的圈子時，祢也是一切的一切。祢不需要使用任何特別的方法，才能使祢大能的閃電，在閃過我生命時，也同時是祢智慧的溫和之光。

祢可以把祢整個的存有急流導入祢的力量，而祢的急流不會超越祢想要的限度，也不會給予任何新的不是祢自己使之完美產生的可能性。祢可以無情公正的審判，即一句永遠的詛咒，但在祢耳中仍然是喜樂的讚歌，讚美著祢無法測量的美善。但對我以及我的渺小來說，只要一想到，就會令我恐懼——使我覺得我有限的一切都要脫散了。

不論祢如何對待我，祢一直保持祢的本來面目，一直是完整且全部的自己。不論祢愛我或是忽略我，不論祢的能力或美善，祢的正義或仁慈是否顯示在我身上，祢是一切事實的永遠的合一。但是正因為祢是一切生命中獨一的、超越一切的、無限的天主，且不論祢如何顯示自己，祢都永遠是那樣，因此使我一直在苦惱的不確定中。任何時候，一想起祢的無限，我就充滿了焦慮，不知祢對我有

什麼打算。

當我分析計算自己的生命，想把祢列入算式時，也只能把祢當作「未知數」，祢的無限是一個難題，它本身就包含了一切，把我的計算全都搞亂了，於是結果仍舊是一個不可解的謎。我怎能把祢的美善當作我計算的一個因素呢？因為祢的美善也代表一種神聖的嚴厲，我如何可以加入祢深不可測的仁慈，因為那仁慈也代表了祢無情的公正嗎？祢用一個詞，告訴了我一切，這個詞彙就是：祢的無限。但也正是這個詞，讓我對我生命的一切計畫都徒勞無功。因此在我生命中，祢是永遠的威脅，令我感到恐懼，失去所有的安全感。

不，主啊，祢應該對我說的話，這話不能在不可測量的合一當中，包含一切的一切。祢必須對我說的話，這話只有一個含義，這

話不表示一切。如果我要在面對祢的無限時，能免去恐懼的感覺，祢必須把祢無限的話語變為有限。祢必須讓祢的話適應我的渺小，那樣它才能進入我狹小且有限的住所中——不必破壞它。那時我就能夠了解；我能接受這樣的話語，不會有惱怒、迷惑，且讓我心中感到冷冷的恐懼。如果祢能說出這樣的「縮短的話語」，這個話語不會說出一切，只說出一些我能了解的簡單的話，那時我就能再度自由自在地呼吸了。

祢必須創造一些祢自己的屬人的話，因為我只能懂得那種話。不要告訴我有關祢的一切；不要告訴我關於祢的無限——只要說祢愛我，只要告訴我祢的美善。但請不要使用祢屬神的語言，因為使用那種語言，祢的愛也表示祢毫不留情的公正和毀滅性的力量——我寧可請祢使用我的語言，這樣我就不用擔心，愛這個字，除了表

示你的美善和你的慈悲外，是否還隱藏了其他的含意。

哦，永恆的天主，你確實樂意對我這樣說話！你已制止你的無限的大海流過我可憐的小小圍牆，那圍牆讓我小小的生活範圍與你的廣大無垠隔開。灑落在我那小得可憐的地上的，不是你汪洋大海中的水，只是你的溫柔的小水滴。你用凡人的語言來救我。因為你是無限的、是吾主耶穌基督的天主。

祂曾以屬人的語言對我說話。愛這個字再也沒有令我害怕的含義。因為當祂說祂愛我，在祂內祂愛我時，這話是來自一顆屬人的心。對屬人的心來說，這話語只有一個意義，只有一個幸福且充滿喜悅的意義。如果這個屬人的心愛我，那麼我的心就能得到安寧。你愛子的心就像我可憐的心一樣，是有限的，因為那顆心愛我，我知道這樣的愛，除了愛之外，沒有其他。

耶穌確曾告訴我祂愛我，祂的話出自祂屬人的心的深處。主耶穌基督的心就是祢的心。如果祢愛子那屬人的心，比我的心豐富偉大，就是說，祂的心的愛與美善遠超過我的心，因為愛與美善只能作愛與美善。這顆心永不會隱瞞祢常包含了其他的一切的無限的可畏。

哦，永恆無限的天主啊，請答應我能永遠緊緊抓住吾主耶穌基督。讓我看到祂的心，知道祢是如何傾向我。當我渴望認識祢是誰時，我會仰賴祂的心。任何時候我的心若是只注視祢的無限，我的心靈之眼就盲目了，因為在祢的無限中，祢完全同時臨在於每一個層面。那時我就被祢的廣無邊際的黑暗所包圍，那黑暗比世上的任何暗夜還要難忍。因此我要注視祂屬人的心，哦，主耶穌基督，那樣我就能確信祢是愛我的。

但我還有一項懇求。請讓我的心相似祢愛子的心。請賜我的心像祢的心一樣寬大且充滿愛，那樣我生命中的弟兄，或至少其中一位，便能有時通過這門，知道祢愛他。吾主耶穌基督的天主，請讓我在祢的心中找到祢。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wooden rosary. The rosary consists of several beads on a string, with a larger wooden cross pendant at the end. The rosary is resting on a wooden surface, possibly a table or desk. The lighting is soft, highlighting the texture of the wood and the smoothness of the beads. The background is slightly blurred, focusing attention on the rosary.

三、  
我祈禱的天主

主啊，我想跟祢談談我的祈禱。雖然我常常感覺到祢似乎不太留意我在祈禱中想跟祢說些什麼，但現在請仔細地聽聽我。

主啊，我一點也不奇怪我的祈禱到不了祢那兒——即使是我自己，常常也一點都不留意自己在祈禱些什麼。我經常把祈禱看成是一件必須作的工作，一項必須完成的責任。我「作完了這件事」，然後就輕鬆了，很高興地把它拋在背後。因此，我祈禱時是在盡義務，不是在跟祢相處。

是的，那就是我的祈禱，我承認。然而我的天主，我很難對自己這樣不完美的祈禱感到遺憾。一個人怎能希望跟祢談話呢？祢是如此遙遠，如此神祕。我祈禱時，我的話好像是消失在深邃幽暗的井裡，完全沒有傳來回音，好讓我確知我的祈禱已撞擊了祢的心。

主啊，我一輩子的祈禱卻聽不見任何回答，這為我豈不是太過

分了？祢知道我如何地一再躲避祢，與能夠給我答案的人談話，忙著那些能給我一些回應的事？還是我應該說，我在祈禱中得到的內在感動，在默想中偶然得到的光照，就是祢的話，祢的啟發嗎？喔，天主，熱心的人很快地就有答案，但我覺得很難相信。在這些經驗中，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只找到自己，只有我自己呼聲的空洞回音，但我渴望聽到的卻是祢的話語、祢自己的話語。

我自己和我的靈感，可能為他人有用，雖然這些靈感是關於祢的事，而且別人認為我那些靈感十分深奧，但我對自己的「深奧」深感驚恐，因為那其實只是一個單調的人，一個非常平凡的人的想法。那是一個人的內在本性，且發現自己的心比起在嘈雜的世界中放盪懶散更為空虛。

我發現如果我忘記自己，以及當我能藉著祈禱離開自己並在

祢內找到生命時，我才能忍受自己。但祢若從不向我顯示祢，永遠離我如此遙遠時，我又怎能作到這一點呢？祢為何如此沉默？祢又為何命令我和祢談話，卻又一點也不留意我說些什麼呢？祢的沉默難道不是明確地表示祢並未聆聽我嗎？

或者，祢是否其實很專心地聆聽，也許在我的一生中，祢都在聆聽我，直到我對祢吐露一切，直到我把全部的自己都向祢傾吐嗎？祢之所以如此沉默，是否正是因為祢要等我真的說完，這樣祢才能把祢要說的話告訴我，告訴我祢永恆的話，為的是用祢光明的永恆的生命的話語來結束我這個可憐的人在一生黑暗中的獨白，那時祢會在我心深處向我表達祢真正的自己嗎？

我的生命是否只不過是一次短短的短誦，我一切的祈禱也只不過是以人的語言說出的不同形式的短誦？永遠地擁有祢，是否就是

祢對這祈禱永恆的答覆？我祈禱時，祢的沉默是否是充滿無限許諾的話語，這話語，比起我一切用生命說出的有聲的話，更有內容，祢把這話語，現在說到我有有限、狹窄的心中，結果，祢的話語，也就變得如同我的心一樣的渺小、貧窮了嗎？

主啊，我猜想事情就是這樣了。但如果這是祢對我的抱怨的回答——如果祢會回答我的話——那我馬上又有另一個異議，這來自比抱怨祢的沉默更煩惱的心，我遙遠的天主啊。

如果我的生活應該是一個單一的祈禱，而我的祈禱會是謙卑地在祢的臨在中生活的一部分，那麼我必會有能力把我的生活、把我自己呈獻在祢面前。但這完全超過了我的能力。

我祈禱時，是我的口在說話，如果我要祈禱得



「很好」，我的思想和我的意志行動都得服從地扮演他們必須的、牢記在心的小角色。可是，構成這祈禱主旨的，是我自己嗎？畢竟我不應該只用言語或思想或行動祈禱，而是要用我這個人祈禱——我應把「自己」放進我的祈禱中嗎？我的善意，也離我心靈的表層太遠，也太過薄弱而無法穿透而到達在深層深處的真正「我」，在那兒，隱藏的生命之水，正按照它自己獨特的法則忽漲忽落。

我掌握自己的力量是多麼微小啊！當我願意愛祢的時候，我是否真正的愛祢呢？愛是完全從自己身上傾流到祢內，是打從生命最深處完全地依附祢。當我說我要愛祢時，這就是我的意思嗎？

愛是指從內心最深之處完全地順服，是打開靈魂至深處的至聖所；那時我又如何能懷著愛來祈禱呢？我連移動這至聖所沉重的大門都沒有力氣——我只能無助虛弱地站在自己的終極奧祕之前，這

奧祕已被深埋，動彈不得也接近不了，埋在遠非我們平凡的自由所能觸及的地方。

我的天主，我知道我的祈禱不必然很熱心或神魂超拔，才足以把自己放在祢的安排中，任祢運用，什麼也不在祢之外。真正的祈禱，不一定充滿祝福和歡欣，也沒有因無憂無慮地讓自己順服而發出的耀眼光明。祈禱可以像是緩慢的內出血，讓使內心滴血的憂愁悲傷慢慢地默默流走，滴入自己內心不可測的深處。

如果我能這樣祈禱，那很好，或者如果我能祈禱中把祢唯一想要的給祢，那也很好，祢想要的不是我的思想、感受和決心，祢要的是我自己。但那正是我作不到的，因為在我生活膚淺的例行事項中，對我自己來說，我也是個陌生人。如果連我都無法找到我自己的話，遙遠的天主啊，我怎能尋求祢，我怎能把自己交託給祢呢？

主啊，請憐憫我。當我逃離祈禱時，並不是想要逃離祢，而是要逃離我自己以及我的膚淺。我不想躲開祢的永恆和神聖，而是要逃開我自己靈魂那荒廢的情況。每次我想祈禱時，就註定要在自己空虛的荒地上流浪，因為我已把世界拋在後面，但是還沒有找到進入內在的真正至聖所的道路，而那裡是唯一能找到祢、敬拜祢的地方。

祢慈愛的同情心難道不能讓祢了解，當我被關在祢生活的地方之外，也不能在祢大教堂前的市場逗留時，可惜這市場充滿了世俗的忙碌？難道祢的仁慈不能讓祢了解，這些忙碌中空虛的嘈雜，對我來說，遠比我努力祈禱時的沉悶而可怕的靜默要甜美得多嗎？這可怕的安靜是我在設法祈禱的不足取的努力中，唯一得到的結果，因為我有意把塵世的喧囂關在門外，卻依然對祢的靜默所發出的動



人聲音充耳不聞，但我已被拉到祢自己內了嗎？

我該作什麼呢？祢命令我要祈禱，我怎能相信祢會命令我作沒有祢的恩寵，我不可能作到的事？我相信祢已命令我祈禱，在祢的恩寵中我能作到。既然這樣，祢要求於我的祈禱，最終必是耐心地等待祢，靜默地等待，直到祢——始終臨在於我生命正中心的祢，從裡面為我打開大門。這樣我就能進入我自己內，進入我自己生命的至聖所，在那兒，至少在我生命中能有一次，能在祢面前倒空我心血的容器。那會是我的愛最真實的時刻。

這個時刻的來到，不論是在正常意義的祈禱時，或在其他作決定而會影響我靈魂的得救時，或在我死時——不論是否能清楚地辨認出那是我生命的時刻，不論它會持續很長的時間，或只持續片刻，這一切都有祢知道。但我必須隨時準備好，好好等待，這樣當祢

在我生命中的關鍵時刻打開大門時——也許你會悄悄地、不張揚地開門——我不會被世俗的事物吸引而錯過了進入我自己以及進入你內的大好機會。然後我顫抖的雙手會捧著「我自己」這個沒有名字的東西，我所有的能力和特質都結合在其源頭中，我會把這沒有名字的東西，藉著我的愛還給你。

我不知道這個時刻是否已撞擊我的生命。我只知道那最後一刻會是我死亡的時刻。在那個受祝福和可怕的時刻，你依然保持沉默；而你讓我一個人對你講話，把自己的內心向你傾吐。

神學家說你在這個決定性時刻的沉默是「靈魂的黑夜」；曾經有這經驗的人是「神祕家」。這些都是偉大的人物，他們不僅僅跟每個人一樣，必須「度過」這決定性的時刻，而且能在這過程中觀察自己。

在我的這個時刻之後，在我的愛的時刻之後——那愛隱藏在祢的靜默之中——隨之而來的是祢無盡的愛的日子，榮福之光。但是此時，我既不知道我的時刻何時來臨，也不知道是否已經開始，我必須在祢，我的庇護所前的庭院等待。我必須在祢的恩寵和完全的信德中，清除世俗的一切喧囂，默默地忍受因此產生的令人難受的靜默和孤寂——那可怖的「感官的黑夜」。

因此，這令人敬畏的等待，就是我每日祈禱的終極意義。讓祢在我的祈禱中感到欣慰的，並不是我在等待中的感受或想法，不是我下的決心，也不是我心中或意志上的任何表面活動。而只是實行了一條誠命，同時獲得了祢白白賜予的恩寵，讓靈魂準備好迎接那可貴的時刻，也就是祢賜給我們機會，讓我們在尋找祢時忘了自己，讓我們在祈禱中進入祢內。

我祈禱的主啊，請賜我恩寵，能在祈禱中繼續等待祢。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wooden rosary. The beads are arranged in a loop, with a cross-shaped pendant hanging from the bottom. The rosary is resting on a wooden surface, possibly a table or a desk. The lighting is soft, highlighting the texture of the wood and the smoothness of the beads. The background is slightly blurred, focusing attention on the rosary.

四、  
我認識的天主

我的天主啊，在我生命過程中，有多少事情從我腦中經過！我思考、學習過多少的事情啊！

並不是說我現在知道了我所學到的一切事。我已學習了許多，因為我必須學習，或因為我想學習，但不論是因為什麼，最後的結果都是一樣的：我又把它們忘了。我所學到的，又從我腦中溜走，因為我可憐、窄小的人的心智，若要接受並記得一件事，就必須遺忘另一件事。它之所以會溜掉，也可能是因為在學習時，有一種覺察不到的冷漠，讓它成為另一個只能無奈接受、最終也將遺忘的對象。

事實上，大部分我所學到的東西，學習的目的都是為了再忘記它，這樣就能具體體驗到我自己的貧乏、孤陋、寡聞，即使是在知識的領域中亦然。我說「為了」（再忘記它），並沒有文法上的錯

誤，也沒有邏輯上的瑕疵。因為，主啊，祢看，如果我的「遺忘」，只是一個可悲的災難，而不是真正且適當的學習終點、知識終站，那麼我必會渴望知道我曾經學習過的一切。這是多麼可怕的想法！我仍然必須記住所有我在學校及大學時塞進我腦子裡的東西。我仍然要知道在隨意談天時所聽來的一切、我在國外或在博物館傻傻地看到的一切。如果還知道這一切對我有什麼好處呢？我會更富有、更進步、更高尚嗎？

而我又該如何記住這一切呢？它會儲存在我的記憶中，就像物品存在倉庫中，只要有人訂貨，就可從架上取下來嗎？但為何還需要這一切呢？或者，在理想情況下，這些知識都能立刻有意識地呈現在我面前嗎？

但這廣大、雜亂的知識群，怎麼可能對我有任何用處呢？我到

底需要它們作什麼呢？要能利用這些知識，我必須讓自己的生命整個重新再活一次，從我開始有一點點意識時開始。

我的天主，能忘記是件好事。事實上，我曾經學到的大多數事情中，最好的一面就是可以忘記它們，它們完全不抗議，溫和平靜地慢慢下沉、離開我的視線，它們確實能讓我看透它們內在的貧乏。

據說——我的天主啊，我能加以否認——認識屬於人最高的部分，屬於人類所有行動中最像人的部分，而你自己被稱作知識的天主（*Deus scientiarum Dominus*）。我該說什麼，是否與聖經作者的經驗相抵觸呢？「我再專心研究智慧和學問，愚昧和狂妄，我才發覺：連這項工作也是追風。因為，智慧愈多，煩惱愈多；學問愈廣，憂慮愈深」（訓一 17—18）？

有人說認識是最私密的方式來理解和擁有任何事物。但在我



看來，它其實只觸及到事情的表面，無法穿透內心，進入我生命的深處，到達最真實的我的地方。知識似乎更像是止痛劑，我必須一再服用，以治療內心的煩悶和孤寂，但我的心渴望真實的生命，它能給我的，只是它的話語和觀念，扮演著中間人的角色，向我說明和解釋真相，但永遠無法平息我心中對知道真相的渴望，對真實的生命和真實擁有事物的渴望，渴望生命和在這生命中的一切事實（reality），不但對其概念，還有其話語，渴這一切陶醉的旋律，流入我的心中。

我的天主啊，的確，只有知識，是算不了什麼的，它能給我的只是可悲的經驗，這經驗告訴我，我永遠不能把事實成為我自己活生生的一部分。

只有靠著盛開的知識花朵：愛，使我接近一切事物的中心。只

有體驗，才有力量在我內，變化我。因為只有當我完全在一個對象之前，我才能因與它相遇而改變，也只有在愛內，我才完全地臨在——不單是有知識。只有那時，我的知識才會不只是一閃即過的影子，掃過意識的階段，而那時我的知識才真正是我的，它存在，正如我自己存在一樣。

只有透過體驗得到的知識，即生活和受苦的果實，才能以愛的智慧填滿自己的心，而不是用無聊失望及最終的遺忘來壓碎它。那不是我們自己推測的結果，而是我們所經歷的、所受的苦，得到的豐富收穫，它可以充實心靈、滋養靈性。當面對生活中的困難時，我們透過讀書所得到的知識，只能給我們一點點幫助，讓我們以機警和準備好的心靈去面對事實。

哦，永恆的天主啊，多虧祢的仁慈，我對祢所認識的那一些，

不只是透過概念和言語，而是透過我的體驗和痛苦。祢是我生命中最初的也是最終的體驗。是的，我認識真實的祢，不僅僅是對於祢的概念，不僅僅是我們給祢的名字！祢曾在我受洗時，在水中及聖神中下降到我身上。那時我卻沒有對祢有任何領會或探索。我那極為機靈的理性依然沉默。那時，祢沒問我，就讓祢自己成為我微小心靈的命定。祢擄獲了我；不是我「抓住」祢，祢從最底部改變了我的生命，讓我能分享祢自己的存有及生命，祢已把祢自己給了我，不是只以人的語言給了我一個遙遠模糊的報告。那也是我之所以永不能忘記祢的原因，因為祢已成為我存在的中心。

如果祢生活在我內，我的心靈充滿的不僅僅是蒼白、空洞、富於變化且極令人困惑，只會令我迷惑、疲憊的言語。父啊，在我領洗時，祢已把祢的聖言注入我生命中，那聖言在一切事物之前，也

比一切事物更真實，在那聖言中，存在著一切的事實及所有生命。

恩寵的天主啊，這聖言本身就是生命，也已透過祢的行動而成為我的體驗了。對聖言，我的心靈應永不厭倦，因為祢是唯一的又是永恆的。對我來說，祢永遠不可能沉悶乏味，因為祢就是永恆。祢吸引我的心靈，讓我不致時時改變，能進入一個平安的領域，在那兒我體驗到一切事物都是亙古常新的。

祢的聖言及祢的智慧在我內，不是因為我用我的了解來認識祢，而是因為祢承認我是祢的子女及朋友。當然，這聖言出於祢自己的聖心，並奇妙地進入了我的心中，仍然必須透過外在的話語向我解釋那些我已在信仰中接受的。

祢生活的聖言仍舊覆蓋在黑暗中，祢仍然微弱地從我心深處——也就是祢說話的地方——發出回聲，直達意識中最顯著之處；在那

兒我少得可憐的知識習慣於在此誇耀，自以為是。這是知識歸於泯滅，靈魂感到苦惱的地方，除了帶給我們遺忘、理當被遺忘等苦澀的體驗外，再無其他，因為它永遠不能成為活潑、有生命的合一。然而在這一切勞苦和折磨背後，已經有另一個「知識」，在我內成為充滿恩寵的事實：那就是祢的聖言以及祢永恆的光明。

哦，永恆的光明，我甜蜜的靈魂之光，請在我內發出光明，且愈來愈明亮。哦，天父的聖言，愛之聖言，耶穌，請在我內向外發聲，且愈來愈清晰。祢說過，祢已顯示給我們祢從父那兒聽來的一切。祢的話是真實的，因為祢從父那裡聽來的就是祢自己，哦，天父的聖言，祢就是認識祢自己以及認識父的聖言。祢是我的，是超越人類所有語言的聖言！在祢的光明之前，世上的一切光明都只是黑夜。

願唯獨祢啟發光照我，唯獨祢對我發言。願除祢之外，我所知

道的一切，都只不過是在走向祢的旅途中偶遇的旅伴而已。願它能幫助我成熟，讓我能痛苦中更了解祢，正如祢聖史的作者所預言的那樣。我的知識完成它的工作時，就可默默地消失於遺忘中。

然後祢會是那最後的聖言，是唯一留存的、我們永不會忘記的聖言。到最後，在死亡中，一切都歸於沉寂；那時我就完成了我全部的學習，也結束了我的痛苦。然後開始了一片沉默，萬籟俱寂，只有祢發聲，祢是從亙古響徹至亙古的聖言。

然後人類所有的話語都一片啞寂，存在和知識、認識與體驗都成為同一個：「那時我就要全認清了，如同我全被認清一樣」；那時我會了解祢一直對我說的一切，也就是祢自己。祢與我之間再也不會有人的語言、概念、圖象了。祢本身就曾是欣喜的愛及生命的語言，充滿我靈魂的每個角落。

請祢現在成為我的安慰，因為所有的知識，即使是祢以人類語言所表達的啟示，都無法平靜我飢渴的心靈。請祢賜我力量，因為我的靈魂現在很容易倦於用人的語言講述關於祢的一切，那些話語仍無法讓我擁有祢。即使我在靜默時刻收到的少許閃光，也會很快地又消失在我日常生活的灰暗天空中——但即使我得到的知識只會再次被遺忘，祢的話語仍然活在我內，在聖經中寫著：「上主的話永遠常存」。

祢自己就是我的認識，這認識是光明和生命；  
祢自己就是我的認識和體驗；天主，祢的認識是唯一的，這認識是永恆的，帶來無窮盡的幸福。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wooden rosary. The rosary consists of several beads strung on a cord, with a large wooden cross pendant at the bottom. The rosary is resting on a wooden surface, possibly a table or desk. The lighting is dramatic, with strong highlights and deep shadows, creating a textured and somewhat somber atmosphere. The focus is sharp on the cross and the beads immediately surrounding it, while the background is blurred.

五、  
法律的天主



天主啊，在祢的書中寫著，祢是神（若四 24），祢的聖神被稱作自由的神：「主就是那神：主的神在哪裡，哪裡就有自由」（格後三 17）。這話不是說關於有絕對的自由主宰一切的祢，就是說祢自己無限廣大的生命中有至高無上的主權；而是說，關於祢是我們的神、我們的生命。

哦，自由的天主，我們的天主！有時我似乎覺得我們相信祢的真理，是因為我們覺得自己受到信仰法律的束縛，承認祢是我們的自由的天主，是因為我們必須如此，而不是因為祢的生命如此豐富地流瀉，充滿我們的心；或不是因為祢的神傾洩而出，隨意向各處吹，使我們自由。

在我生命中，祢是自由之神？或是法律之神？或是兩者都是嗎？或者祢是藉著法律而成為自由的天主嗎？祢自己親自給我們的法

律，並不是鎖鍊——真的祢自己的誠命是自由的誠命。它們會讓我們脫離狹小的視野，讓我們不受可憐又懦弱的貪慾所拉扯。它們喚醒了我們內心愛祢的自由。

祢的誠命是真理，因為它們命令我們要先作最該先作的事，禁止我們把卑劣的行徑高舉到生命的祭台上。因為它們是真理，所以能帶來自由；這些誠命是祢親自在新約中給我們的，或不如說是當祢廢除舊法律，當基督「解救了我們，使我們獲得自由」（迦五1）時，所留給我們的。現在，除了「自由的法律」（雅二12），再沒有什麼留給我們了。祢的誠命或許很嚴厲，但是能使我們自由。

可是，主啊，以祢的名發出、由人類強加在人身上的那些誠命又怎樣了呢？自由和真誠、坦誠發言的天主啊，讓我很坦白地告訴祢，當批評和不滿之神降臨我身，我可以很有信心地告訴祢——祢

極寬容地聆聽這樣的事情。

主啊，祢已經廢除了舊的法律，「這是我們的祖先和我們自己都不能負荷的軛」（宗十五10）。但祢已在這世界上建立了世俗和精神的長上，有時我似乎覺得，他們已著手勤奮地修補祢自由之神用祂釋放人的五旬節風暴所撕裂的規則圍籬上的所有洞窟。

首先，教會法中共有兩千四百一十四條教規。即使有這麼多條，還是不夠：在法學家的歡喜中，對於各種疑問，不知增加了多少「答覆」！此外，還有幾千條有關禮儀的法令在爭取我們的注意；為了在日課中，「以聖詠、詩詞以及屬神的歌曲」來讚頌祢，好能「在心中歌頌讚美主」（弗五19），我需要一張「行事時刻表」，也就是一份詳盡且必須每年修訂的禮儀指南（directorium）！

此外，在祢聖神的王國中，還有各式各樣的「官方公報」

(official bulletins)，更別提各個修會和委員會發出的無數檔案、詢問、回覆、報告、決定、會議、嘉獎和指示了。還有那些倫理學家又是多麼機智多謀，他們提出許多巧妙的問題，直到所有高層當局的意思，都得到清楚的解釋，且明確地發布命令。

至於頒給大赦，又必定經過多少審慎的考慮啊！就在最近，有一些飽學的神學家在一個場合中爭論，即一位可憐的病人為了得到大赦，應該親吻祢愛子的苦像十四次、六次，或是更少次！當祢不在時，當祢遠離的那段漫長時日，一切歸於永恆的寂靜時，祢僕人和祢管家所表現的熱心，又是多麼令人不可思議！然而，按祢自己的話來說，主的神在哪裡，哪裡就有自由。

主啊，我不是要責備他們——那些聰明且忠信的僕人，是祢把管家的責任交給了他們。我反而要讚美他們，因為他們通常不能頂

住祢的愛子一度對坐在梅瑟講座上的經師和法利塞人（瑪廿三 4）的譴責。祢現代的管理者與舊時的統治者和教師不同，他們把沉重的擔子不但放在他人身上，也放在自己身上。

一般說來，祢的信徒應該負擔祢甜蜜的軛、輕鬆的擔子，他們應該相信祢的聖言、讓他們能自由去愛祢的誠命，以及得到從聖事中流瀉的恩寵。如果這軛令我們感到沉重，那只是因為我們很軟弱，我們的心思邪惡，因此實際上我們應該抱怨的是自己，而非抱怨祢的軛。在我靜寂的心中，我所抱怨的重擔主要是我們的重擔，是祢司祭的重擔，由我們自己撿拾起來，放在自己肩上的。

但那不仍然是一個真正的重擔嗎？或者可以說那只是祢所謂的自由，但在我們狹窄、小氣、追求舒適的心中卻顯得沉重、受到束縛嗎？或者，那只是祢的恩寵帶來的額外重量嗎？對於這個問題，

也許沒有比祢愛子的回答（瑪廿三 3）更輕鬆或更讓人感到輕鬆的回答了。祂曾告訴我們，祢下階的僕人應該服從上階僕人的命令，而那些祢曾賜予權力，可以束縛或釋放人的人，有一天必須向祢報告，看看他們的束縛是否真的將他們的弟兄釋放，進入祢真正自由的國度嗎？

我知道，也希望這個知識能在我心中愈來愈強大、更有生命力；我知道這樣，祢的自由永遠不會透過反抗原是由祢而來的權威而贏得。我們只能藉著作正當的事，利用那力量作為「祢行善的僕役」（羅十三 3-4），才能把沉重的力量轉化為祢輕快的自由。

如果我不欺騙自己，我幾乎總能認清，在我討厭他們給我的重擔時，不是祢神聖的自由之神，而是我自己不聖潔的神，例如喜愛舒適、自我的意願和自我中心等所導致；因為，我認為，為我自己

而言，一切潔淨的事都是允許的（參羅四 13 | 14；格前八 1 | 2）；是因為我對我的知識傲慢自大，而不是考慮到天主所教導的愛德，所以，我不想找麻煩去考慮我的兄弟、不管自己給他立下不好的榜樣，即使我知道祢的愛子為他流血犧牲。

我不是有時候把一些欄杆和柵欄看成是祢的自由的阻礙，而實際上它們是在保護我們，讓我們有愛祢的自由，並讓我不順從我身體上肢體的影響？有多少次，我從痛苦的經驗中學到，祢教會的人的法律，是一所訓練耐心和紀律、自制和沉著、體貼與愛鄰人的好學校？

有多少次，我發現我們愈來愈成熟，不是因為作我們喜歡的事，而是作應該作的事。不是每一個「應該」都是一種強迫，也不是每一個「喜歡」都是高度的道德和真正的自由，這是多麼正確啊。自

覺的意願 (conscious willing) 即使在嬰兒身上也有，但有意識地接受責任，則是成熟人的標記。主，賞賜我不總是屬於嬰兒的階段，他們在遊戲時常常要別的東西，他們從不滿足於現有的規則！

我也知道那些命令我，或至少推薦給我的那些詳細的規則和規定、儀式和習慣、方法和技巧，可以作為我的愛的具體表現；當然，前提是我心中有愛。我知道只有當我自己太軟弱、沒有活力，無法把我的心放那上面時，那些事情才是累贅。

我的天主啊，祢的教會必須能讓人看見。只有那樣，她才是聖依勒內 (Irenaeus) 所說的「聖神的器皿」。如果教會要成為有形可見的，如果祢的神要在教會內格外有形可見，那麼她必須在誠命和習俗、在「可或不可」、在「此時此地」、在「這





樣而非那樣」中表現自己。凡是以一顆相信的心和熱切的愛掌握這一切的人，就通過誠命的窄門，進入祢的神的寬廣天地。

我的天主啊，關於祢加諸於我身上的許多誠命和命令，甚至是靈修權威當局的無數禁令，我已經說得太多了，這是為了要證明我對他們的善意。我要遵守他們所命令的一切。這對我肯定是個福氣。至於祢自己呢？祢是法律的天主嗎？顯然祢是要我遵守它們。同時，為了適當地了解祢的旨意，我們必須記住倫理學家在他們書中開始時所說的幾件事，也是有關詮釋的標準、對過失的藉口的原因、教會法的平等等等，但在書的後面，就忘記這些話。但祢真的是法律的天主嗎？

我很難對我自己說清楚，我問這個問題是什麼用意。即使對我自己，我也不清楚。讓我這麼說吧：在祢親自給我們的誠命中，幾

乎好像祢確實臨在：祢使那些誡命成為祢的誡命，正是因為這些誡命表達了祢自己的神聖和美善；因為如果我們不愛祢所命令的，就成為不相似祢的。

但是出自人類權威的法律，就不是這樣了。聖職人員的袍子本身與祢存有的神聖無關：不論我穿的袍子是長是短，我都能作為一位司鐸來事奉祢。祢不臨在於那法律，正如祢也不會臨在於與它相反的法律。那麼，為何我必須以這方式尋求祢，既然用其他方式也可以找到祢？

是因為祢加在我身上的權柄如此命令我嗎？是的，當然。但他們為什麼必須如此命令呢？因為只有藉著多少有些獨斷的選擇，才能把無限的可能縮小為可以生活的現實世界嗎？是因為若是每個人都可按自己的判斷自由地選擇，會造成沒有秩序和可怕的混亂嗎？

是的，那可能是很充分的理由。但那個原因長久適用於每一種情況嗎？祢的王國中，如同在國家裡，所有的法律和規定都可視為只是必須的法令，用以保證秩序與和諧；可僅僅視為祢自己法律的具體決定嗎？它們只是精神上的交通規則嗎？

如果一切法律僅止於此，那麼它們對我內在、個人的自由不會造成負擔，如同沒有人能嚴肅地聲稱他的個人自由受到交通規則的不當限制。但其他的法律呢？那些法律不是僅僅具體表達了祢自己的法律，也不僅是外在地規範了人際關係的領域；這些影響我的內在，影響我個人的存在和個人自由的法律，又該是如何呢？

我不是在請問祢，我是否應該服從這些法律——這個問題的答  
案，對我已再明白不過——我要問的是，我該如何服從這些法律，  
好讓我能自由中與祢相遇。的確，它們要求內在的我，因為它們

規定內在的我，但它們不如祢自己的誠命包含祢的臨在，結果，當我順服那些法律，不一定就是把我自己奉獻給祢。

我一直覺得，如果一個人不謹慎，就很容易淪為僅僅是法律的履行者，只服從外在的命令，而且不帶感情。他會成為一個「形式主義者」，一個焦慮、奴性，只會在字面上服從法律的人，當他履行了人的法令時，就認為已在祢面前滿全了全部的正義。這樣的人錯把法律的字眼當成是祢本身。

我不想成為一個形式主義者，或僅僅是人的僕人，更不想成為死的文字의 奴隸。但我仍然必須履行人的長上的命令。我願全心服從他們的法令，但我能全心順服這樣的法律。我內在的人應服從這樣的法律，然而我內在的人不應成為人的奴隸。

因此，唯一的答案似乎是，不論何時，只要我服從這樣的法律，

我必須不斷直接注視著祢。這樣我可以向祢效忠，直接且唯獨向祢效忠，而不是向那要求我效忠的事物效忠，連那些反映祢存有的光輝的事物我也不須向它們效忠。正因為在這些事物中，沒有一樣是我可以毫無保留地獻上我全部的心意，因此服從是一種表達，表示唯獨祢是我所尋求的。

如此，在服從這種人的規定時，我或是根本找不到祢，或是找到祢且唯獨找到祢，全是依我的服從是否全然出於對祢的愛而定。在祢自己的誠命中，即使我們並未有意讓我們的服從作為一個愛祢的行動，但祢仍然臨在於那誠命，因為那誠命的內涵必然已表達了祢神聖的存有。在人類長上的誠命中，我們只能看到屬人的意願，因此那不會使我們自由，反而拿走我們的自由，除非我們因出於愛祢而服從那些誠命。

如果我把我服從這些屬人的法律，視為尊敬你所愛的，按照它自己的愉悅來管理我的自由意志的表現，那麼我就真的能在那裡找到你。然後我整個的存有會流向你，進入你內，進入你無垠廣大的生命中，而不是擠在屬人秩序的狹窄空間裡。只有當你是我所愛的天主時，對我來說，你才是人類法律的天主。

主啊，請賜給我一顆願隨時行動、準備妥當的心，讓我如此承擔起你所派遺的長上所發布的誠命，因此我的承擔是一種無私、耐心、忠信的練習。請給我你的愛，那是唯一真正的自由，沒有了那愛，對人類權威的所有服從都只是外在的順從和奴役。主啊，賞賜我充滿尊重的心對每一項合法誠令，也賞賜我尊重你在救恩當中賞給你子女的自由。

願你自由的國度來臨！那是你的愛的國度，只有在那裡，我才

能真正脫離自己、脫離其他人的旨意，因為在那裡，我事奉的不是他們，也不是為了他們，而是為了祢、事奉祢。

沒有任何命令要我屬於人，我只是屬於祢，凡屬於祢的人是自由的。祢本來不是我們應事奉的法律的天主，而祢其實是唯一一條法律的天主、那條法律就是：只事奉祢和愛祢。

我也祈求，正如祢希望我祈求的，為所有祢加諸於我的長上祈禱，願他們的誠命不是別的，而是讓世上出現和履行一條偉大的法律，那就是愛祢。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wooden prayer desk. A rosary with several beads is draped across the desk. In the foreground, a large wooden cross is visible. The background is softly blurred, showing more of the desk and the rosary.

六、我日常生活中的天主



主啊，我應該把每天生活中的例行事項帶到你面前，與你討論那什麼都不缺，獨獨少了你的漫長時日。

溫和及仁慈的主啊，請看看這種日常生活。看看我們人類，除了日常生活外，幾乎沒有其他；請你注視我的靈魂，它像是一條路，在這路上，這世界上的事物，不停往前滾，有無數的芝麻小事，有許多空洞無益的談話、忙碌的活動、無益的好奇心和荒唐虛偽的矯揉作作。

當我的心靈站在你和祢那不會錯誤的真理面前時，它是否像個市場，從世界各地來的舊貨商都集中在此，販售許多不值錢的東西？它是否像個嘈雜的市集，在這裡，我和其他人向來來往往的群眾，展示我們那些便宜的小東西？

許多年前前，我還是個讀哲學的學生時，我學到，靈魂幾乎就是

一切。主啊，這個聽來的名詞，是怎麼改變了意義的呢！它現在在我看來又是多麼不同啊，當我的靈魂像是一個巨大的倉庫，日復一日地，卡車卸下貨箱，卻沒有任何安排或分類，只是一律零亂地堆在任何角落或縫隙，從地板堆到天花板，全是這些平凡不重要的例行事項。

我的天主，如果我的生活繼續這樣下去，我會成為怎樣的人呢？如果所有的貨箱都突然從倉庫裡被一掃而空，那麼我會怎樣呢？在我死亡的那個時刻，我會有什麼感覺呢？那時不再有日常的例行事項；那時現在在此世填滿我日子的所有俗事會拋棄我。

到了那個時刻，我除了是我自己外，什麼也不是，那麼那時我會怎樣呢？我終其一生，除了我的例行事項、我的事業和活動外，什麼也不是；那是一個充滿了空洞的聲音和無意義的狂熱的荒漠。

但是，當有一天，死亡的重量壓在我的生命上，無情地擠壓出我在這些歲月中真實且耐久的內容時，最後會是什麼結果呢？

我的天主，也許在最後算帳的日子，當幻滅取代了我此世平庸一生的幻覺時，主啊，也許那時，如果你曾仁慈待我，那麼我虛偽的生命中真正的收成，只會是少許蒙受祝福的時刻，被你的恩寵照亮、因你的恩寵而生活。也許那時，當你的愛的聖寵悄悄進入我生命中晦暗的角落時，我會在填滿我每天例行生活的無數二手貨之間，看到少許可貴的時刻。

但是我如何消除這種令人煩惱乏味的單調呢？我如何讓自己投向真正需要的那一樣——也就是投向你呢？我如何逃離日常生活呢？難道不是你自己把日常生活託付給我的嗎？從我開始明白，我真正的生命必須投向你的那一刻起，我不是就發現自己已經在流亡

中了？當我初次領悟到，我必不可讓自己被世俗的例行工作所扼制時，我不是已經深深捲入每天平庸的憂慮中了？

不是祢創造我嗎？但是，人看到自己的不足，自然會、也必然會渴望祢的永恆，否則這人還算有生命嗎？一個有生命的人，難道不會渴望跟隨祢遙遠的星星，必須不斷追趕，直到跑遍了這世上所有的公路和小路，到最後才看到祢的星星仍然在平靜有序的軌道上行進——在無限遠的地方照亮嗎？

我的主啊，看，即使我為了逃避自己的日常生活，甚至去作一位嘉都西會士（Carthusian），那時我可以什麼也不作，只要花時間安靜地敬拜祢神聖的臨在，但是那樣就能解決我的問題嗎？那樣就真的能讓我脫離我的生活常規嗎？當我想到我在祢神聖的祭台旁，或在我的日課中誦讀祢教會的正式禱文等等所花的那麼多時間時，

我就很清楚，我把生活弄得如此單調，該為這負責的是我自己。不是世俗的事物使我的生活沉悶無意義；是我自己挖了溝槽。由於我自己的態度，我能把最神聖的事轉變成陰沉乏味又沉悶的例行工作。我的日子不會令我愚鈍，而是我的愚鈍讓我的日子乏味。

由於這個原因，我現在十分明白，如果真有一條能讓我接近你的途徑，那路徑必得從我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穿過。如果我想要以沒有日常生活的方式跑向你，那我應該要放棄自己。

但是否有一條穿過我的日常生活而走向你的路徑呢？這條路會把我帶得更遠離你嗎？它會讓我更深深浸在世俗活動的空虛嘈雜裡，而靜默的天主啊，你並不住在那裡嗎？

我了解到，我漸漸倦於狂熱的活動，而那些活動對於心靈似乎非常重要。我知道倫理哲學家所說的厭世（*taedium vitae*），以及

對生命感到厭煩的感覺，祢的經書上說，那是祢聖祖最後的生活，也會愈來愈成為我自己的命運。我的日常生活會自動變成對生命嚴重的憂鬱。

但異教徒不也會經驗到這些嗎？這是否就是我的日常生活要走向祢的道路？我進入祢的臨在中，是否正是因為這生命已顯示了它真正的面貌，如《訓道篇》的作者所承認的，一切都是虛無，一切都是悲慘可憐？

但是，這簡單的日常生活是通向祢的路嗎？或是當日常生活讓疲憊的心在過去讓他放鬆的事上，再也找不到一丁點的喜悅；當過去可以消除空虛無聊的簡單日常事物，如今已變得枯燥乏味時，那是否就是日常生活最高的勝利呢？



疲倦且幻想破滅的心，會比一顆清新愉快的心更接近祢嗎？如果我單純的喜悅或平日的憂傷都無法讓祢把自己顯示給我，那麼，我在哪裡才有希望找到祢呢？的確，我每天的歡愉，似乎都是特別為了要讓我忘記祢，我每日的失望也不遑多讓；它們使我的心如此難受悽苦，以至於似乎失去了任何使我能發現祢的能力嗎？

我的天主，人好像無論作什麼事，都會讓人看不到祢，甚至是祈禱或聖祭，或在安靜的修院；或是對生命的幻想破滅，也不能完全讓人免於此危險。因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即使是這些神聖、非日常生活的事物，最終也還是屬於日常生活。顯然日常生活不只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至不只是最大的部分，而是全部。每一天都是日常生活。我作的每一件事都是日常生活，因為每一件事都會把我從我真正需要的那一件事，那唯一的一件事奪走，那就是祢，我的

天主。

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如果你沒有給我一個可以逃開，而且一定能找到你的地方，如果我作的任何事都表示會失去你，那麼我必定能在每一個地方找到你、在我作的每一件事上找到你，否則我根本找不到你；但這並不可能，因為我不可能沒有你而存在。因此我必須在一切事上尋找你。如果每一天就是日常生活，那麼每一天都是你的日子，每一小時都是你的恩寵時刻。

每一件事都是日常生活和你的日子。因此，我的天主，我再次了解了我一直知道的一些事情。我心中再次出現一個真理，那真理是我的理智常常告訴我的——理性的真理如果不同時也是心的生命，那麼那真理又有什麼價值呢？

我必須一次又一次的拿出我那張老舊的筆記，上面有我多年前



手抄的雷斯博克（Ruybroeck）有力而短小的篇章。我得重讀一次，讓我的心能再掌握它。我常常因重新發現這位真正虔誠的人對自己生活的感受，而得到安慰。經過這麼多年例行公事般的生活，我還是喜歡這些話，這對我來說，是一個神聖的保證，保證有一天你也會祝福我平凡的行動：

天主不斷地來找我們，用直接和間接的方式。祂要求我們工作和歡樂，祂要兩者都不受阻礙，而且互加強。於是內在的人就以這兩種方式擁有他的生命：在活動中及休息中。在這兩種方式中，人都是完整沒有分割的，因為他喜悅地休息時，他完全在天主內；當他活潑地去愛時，他完全在天主內。內修的人不斷地受到天主的挑戰和告誡，要更新他

的休息和工作。於是人找到了正義，於是他以真誠的愛和不止的工作，想努力找到天主。他藉著進入那給人愉快的休息而進入天主內。當他住在天主內時，他仍然在無所不包的愛中、在道德和正義中，去向外找所有的受造物。那就是內修生活的最高層次。

那些並未將休息和工作作為同一種操練的人，就尚未達到這種正義性。任何一個正義的人，都不可阻礙人作內心的默想，因為人在歡樂和在活動中都同樣收斂心神。人就像個雙面鏡，鏡子的兩面都能反映出他的影像。在人精神的較高層次，他領受了天主和天主所有的恩賜；在較低的層次，他透過感官而吸取肉體的影像……。

我必須在同樣的練習中，學著擁有「每一天」及你的日子。在獻身於世俗的工作時，我必須學會在一切事上把自己獻給你、擁有你——那唯一的天主。但我的日常生活如何成為你的日子呢？主啊，只有透過你！只有透過你的幫助，我才能在我每天繁瑣的日常事務中，成為一個「內修的」人。只有透過你，我才能在我走出自己，與世俗事務在一起時，繼續在我內與你同在。

如同現代哲學家所說的，恐懼或虛無，甚至死亡，都不能讓我們脫離世俗的事務。而只有你的愛能救我，你是一切事物的目標和吸引，你為自己是圓滿的。我的無限永恆的主啊，只有你的愛能穿透萬事萬物的心，同時也超越這一切，跳躍到你存在的那無限的臨在，捕捉地球上所有迷失的事物，把它們變成讚美你的無窮的聖詩。

在你面前，所有的多樣性都合而為一；在你內，所有曾分散的

都重新聚集起來；在祢的愛內，所有僅僅是表面的，都再次成為內在的。在祢的愛內，分散各處的日常雜事，又都回到家了，而祢的合一就是永恆的生命。

但這愛，讓我的日常生活依舊是日常生活，但仍然能把它轉變為回歸到祢那裡，而只有祢能給予這愛。因此，現在當我把這每天生活中的我放在全能的祢面前時，我該對祢說些什麼呢？我只能求祢一件事，乞求祢最平凡又最崇高的恩賜，那就是賜我恩寵，好能享有祢的愛。

請祢以這恩寵觸動我的心，當我以喜悅或憂傷觸及這世界的事物時，請賜我能透過它們認識祢、愛祢，那是這世界事物的標記和最後的歸宿。祢本身就是愛，請賜我愛的恩寵，請把祢自己賜給我，使我所有的日子，最後都能流入祢永恆生命的那一天裡。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wooden rosary. The beads are arranged in a loop, with a larger, light-colored bead at the bottom. A wooden cross pendant is attached to the bottom of the loop. The rosary is resting on a wooden surface with a prominent grain. The lighting is soft, creating a contemplative atmosphere.

七、  
活人的天主

主啊，我要對你回憶我的逝去者，過去曾屬於我的那些人，現在都離開我了。屬於我的有許多，多到一眼也看不完。若是我該向那所有的人傷感地道別，我必須在記憶中再走一次我漫長一生的整個例行活動。

當我以這種方式回顧時，我看到自己的生命像是一條長長的公路，路上擠滿了排成行列的人群。任何時刻都有人打斷隊伍，靜靜地離去，不說一句話，也沒有跟大家揮手道別，就這樣消失在道路兩旁的黑暗中。行走的人數穩定減少，因為新來補位的人，其實根本沒有走在我這一排當中。的確，有許多人在同樣的路上行走，但只有少數人與我同行。因為與我一起走這朝聖之路的人，是那些一起出發的人，主啊，就是那些在我開始走向你的行程上就和我一起的人，那些人是親愛的人，至今仍然是我心所喜愛的人。

其他人則只是路上的同伴，他們碰巧與我同路。事實上這樣的人相當多，他們會互相打招呼，一路上互相幫忙。但是我生命的真正行列，只包括那些被真愛維繫在一起的人，這個行列愈來愈短，也更安靜，直到有一天我自己也要脫離隊伍，默默地、沒有揮手道別，再也不回來了。

所以我現在想念著他們，想念那些已離開的心愛的人。沒有人可以代替他們；當我真愛的人在我沒有料到時突然離去，再也不能跟我在一起時，那種空虛感無人可以填補。在真愛中，沒有人能取代另一位，因為真正的愛，會深深愛另一位，愛他的獨一無二，愛他的不可取代。因此，當死亡粗魯地踐踏我的生命時，已離去的每一個人都帶走我的一小片心，而且那些人往往多到足以帶走我整個的心。

對於真正愛過別人和現在仍然去愛的人，在他自己的死亡之前，他的生命已與死者同在。一個真正愛的人，會忘記他已去世的人嗎？當一個人真正去愛時，他的遺忘只是表面上的：他只是好像不再悲傷。他漸漸平靜沉著下來，並不表示一切又回到從前一樣，只能證明他的悲傷既深且遠，是確確實實的。可以看到他自己的心，有一塊已經死了，現在與一個活著也是死了的人在一起。這是他可以不再哭泣的真正原因。

於是我現在與死者一起生活，與那些先我而去到死亡黑夜中的人——在那裡，沒有人能工作。但我怎能真的與死者一同生活呢？我如何在我的愛與他們的愛的事實中繼續生活呢？我的天主啊，請祢紆尊降貴地答覆我，因為祢曾說祢是活人的天主，不是死人的天主。我要如何與他們一起生活呢？



主啊，哲學家們給我證明，死人仍然存在，仍舊活著，這說法有什麼用呢？他們跟我在一起嗎？既然我曾經愛過他們、現在還愛著他們，我必須跟他們同在。但他們也跟我同在嗎？

他們已經走開了；他們沉默無聲。沒有一句話從他們那裡傳來；沒有一個溫柔的愛與善意的表示，來溫暖我的心。死者如此地安靜，死者毫無生氣！他們希望我忘記他們，就像忘記一位在旅途上偶遇的人，一位曾經友善地交談過幾句沒什麼意義的話語的陌生人嗎？

那些在祢的愛中離開的人，並未真的失去生命，只是轉變為永恆、無限、豐富的生命，是真的嗎？但我為何沒有看到跡象？為什麼對我來說，他們好像不再存在了？他們所進入的永恆的光明——我的天主啊，那正是祢的光明，是否如此微弱，以致照不到我們了？難道不只是他們的身體，連他們的愛都必須離開我，才能與祢同在

嗎？我的問題現在由他們身上轉向祢，天主啊，因為祢希望被稱為活人的天主，而不是死人的天主。

但我該如何問祢這個問題呢？祢跟我的已逝者一樣，對我沉默。我也愛祢，就像我愛我已逝的人一樣——也就是那些已進入黑暗中，安靜又遙遠的死者。然而當我滿懷著愛的心，呼求祢給我一個答覆，讓我看到祢和祢的愛臨在於我，即使是祢也不回答我。那麼，我又怎能抱怨我的已逝者，因他們的沉默只是祢的沉默的回聲嗎？或者說，祢的沉默是祢答覆我對他們的沉默的抱怨嗎？

必定是如此，因為祢是我心中疑問的最終答案，雖然不易理解。我知道祢為什麼沉默：祢的安靜是一種無垠的空間，在那裡，我的愛能找到力量去相信祢的愛。

如果在這世上祢對我的愛是如此明顯，讓我知道我是誰：我是

祢所愛的，那麼我又要如何表達在我的愛中那無畏的勇氣以及忠誠呢？我的這些勇氣和忠誠如何存在呢？我要如何在信仰及愛的朝拜中，把自己從這世界傳送到祢的世界、進入祢心中呢？

祢的愛隱藏在沉默中，使我的愛能在信仰中顯示出來。祢曾離開我，使我能找到祢。如果祢與我在一起，那麼在我尋找祢時，我會總是只找到我自己。如果我想找到祢的話，我必須走出自己而發現祢就在那兒，在那兒祢可以作真實的祢。

由於祢的愛是無限的，所以也只能住在無限的祢內；由於祢要向我證明祢對我無限的愛，祢把那愛隱藏在我的有限中，在那兒祢呼叫我。我對祢的信仰不是別的，只是暗夜中一條黑暗的小徑，那小徑就在我可憐、暗淡世俗生命的廢棄小屋及祢光明的永恆之間。祢在這世界時間中的沉默也不是別的，只是祢的愛的永恆話語在世

上的顯現。

我已逝的死者就是這樣模仿你的沉默：他們為我是隱藏的，因為他們已進入你的生命中。他們的愛的語言不再傳到我耳中，因為他們已與你無盡之愛的歡愉歌聲相結合。我的逝者過著沒有限制的你的生命及你的愛；因此他們的生命和他們的愛，不再適合我目前生存的脆弱又狹窄的框架。我過著教會稱為奄奄一息的生命（*prolixitas mortis*）——所以我不能體驗他們永遠的生命、那沒有死亡的生命。

那也是他們為我而生活的方式。他們的沉默正是他們最大聲的呼喚，因為那是沉默的回音，是他們的聲音與你向我們說的話在一起；你的話在我們不停活動的嘈雜聲中，在我們可憐的人類想要肯定彼此之愛的焦慮主張中，把我們和我們所有的話語包圍在你永恆的沉默中。

如此祢的話語召喚我們進入祢的生命；如此祢命令我們藉著勇敢的愛的行動——即信德——而捨棄自己，好讓我們能在祢的生命中找到永恆的基礎。如此，逝者的沉默呼喚我、命令我，而逝者活在祢的生命中，因此對我說祢的聖言，那就是生命的天主的聖言，祢的生命距離我的死亡如此遙遠。他們沉默，因為他們活著；正如我們大聲聊天，好讓我們忘記自己面臨死亡。他們的沉默其實是他們向我的愛的呼喚，是他們對我的愛所說的話。

安靜的天主、安靜的死人的天主、生活的活人的天主，透過沉默呼喚著的天主，是藉著他們的沉默召喚我進入祢生命中的天主；絕不讓我忘記我的死者，我的生者。願我對他們的愛及信心，成為我對祢——永恆生命的天主——信心的保證。



不要讓我對他們沉默的呼喚充耳不聞，那沉默是他們的愛最確實、最真誠的話語。願他們最熱忱的話繼續陪伴我，即使在他們離開我，進入祢內之後，因為那時他們的愛就與我更加接近。我的靈魂啊，永遠不要忘記祢的逝者。他們活著。他們活著祢自己的生命，這生命為我還是隱藏的，現在在永恆的光明中已揭露出來。

活人的天主啊，願祢的活人不忘記這個在死亡中的我。祢已賜給他們一切，甚至賜給了祢自己；也請讓他們的沉默，成為他們對我的愛的最流暢的言語。願那言語引領我回家，回到他們現在所擁有的天國所享受的生命與光明。

如果我漸漸衰弱的生命，愈來愈像是與逝者一起的生命，我愈來愈與先我進入黑夜中的人生活在一起了；在那裡，沒有人能夠工作。藉著祢賜予生命的恩寵，讓這生命愈來愈成為在祢光明中有信

德的生命，這生命在世上的暗夜中只發出黯淡的光。如此我與活人一同生活，他們以信仰的標記在前引領我的生命，且先我而住入永生的光明時日中，那時沒有人需要工作，因為祢自己就是這日子，是一切事實的圓滿，是活人的天主。

當我祈禱「主啊，請賜給他們永遠的安息，願祢以永恆的光照耀他們」時，請讓我的話成為他們愛的祈禱唯一的回聲，而那是他們自己在永恆的沉默中為我的發言：「主啊，請賜給他——就是我們在祢的愛中永遠愛著的人，在他一生奮鬥之後，請賜給他永遠的安息，願祢永恆的光也照耀他，正如照耀我們一樣。」

我的靈魂啊，永遠不要忘記已逝者。所有生者的天主啊，請不要忘記已死去的我，有一天請來成為我的生命，阿們。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wooden surface, possibly a table or desk. In the foreground, a string of beads is draped across the wood. A wooden cross is attached to the string. The background is blurred, showing more of the wooden surface and the string of beads. The text "八、我弟兄的天主" is written vertically in the center of the image.

八、我弟兄的天主



主啊，祢曾派遣我到人們當中。祢曾把祢的權柄、祢神聖的力量加在我肩上，以嚴肅的命令派遣我到祢的受造物中，打發我離開祢自己，命令我到受造物，祢要救贖的人群中。

在祢祝聖我，派遣我到人群中之前，當然我已花了大部分時間與人打交道，我一向愛這工作，我去愛，也被愛，作一個親密的朋友，也有親密的朋友。以這種方式在人們當中，倒是一件容易且令人愉快的事。人只拜訪他自己所揀選的人，而且高興待多久就待多久。

但現在情況不一樣了：我被派遣前去的人，是祢所揀選的，不是我選的。而且我不應該作他們的朋友，而是要作他們的僕人。當我對他們厭倦時，那其實是祢命令我留下的表示，要我不要像過去一樣，起身離開。

天主啊，這些人是多麼奇特的生物啊，祢就是為了他們，把我從祢身邊趕走的！大多數時候，我以祢的名去他們當中時，他們根本不接受我。他們完全不渴望祢的恩寵和祢的真理，那是祢給我的恩賜，且要我帶給他們的。然而我就像個不受歡迎卻不肯罷休的小販，得不斷敲他們的門。

巴不得我知道，他們不接受我時，其實是拒絕祢，這會讓我有些安慰。但是我腦子裡不斷出現一個令我惱恨的想法，就是若有人像我一樣不斷來敲門，聲稱是祢派遣來的，我可能也不會幫他開門。

還有那些開門讓我進去的人，但是通常他們什麼都想要，就是不要我想給他們的。他們要告訴我他們小小的憂慮和煩惱；他們要對我傾吐心聲。他們傾倒出來的是一堆雜物！他們傾吐的是一堆令人沮喪的事，有可笑的、有可悲的、有小小的實話，也有大謊言，

有一些他們看得太嚴重的小試煉，也有人把大罪當作可隨便被赦免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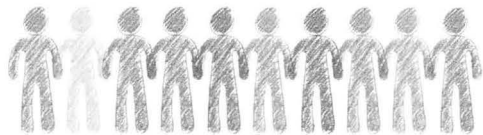
這些人想從我這兒得到什麼呢？有時候是希望得到物質上的幫助，有時只希望得到同情與安慰。或者如果不是那樣，他們會把我視為某種天堂上的保險公司，他們可以為永生保意外險，保證你絕不會以你無所不在的聖德和公義闖入他們的生命，讓他們要簽一個合約，防止你搖動他們，把他們震出他們平日小小的工作以及星期日的娛樂，給他們平靜，不論是在今生或是來世。

很少人會問天主：「主啊，你要我作什麼？」鮮少人真正願意聆聽這全部的訊息，這真實且令人吃驚的訊息，那就是我們必須熱烈地愛你，不是愛我們自己；我們要因為你的緣故愛你，不是為我們的緣故，我們必須愛你，不是只尊敬你、害怕你的審判。願意如

實接受祢恩寵的人何其稀少啊。祢的恩賜很苛刻、簡單，是為了祢的光榮，不只是為讓我們得安慰，祢的恩賜是貞潔、純真、沉默和大膽。

祢派遣我到這些人中間，我不能逃避他們。因為他們的缺點並不表示要我逃離這太人性化的土地，而是表示我真正找到了一塊領地，在這上面，奧祕又豐盛的主啊，祢要我撒播祢恩寵和真理的種子，即使這地上遍布石塊、荊棘和難走的小路。

我必須撒下種子，然後觀看種子如何落在路旁、石頭上、荊棘中，或者它如何被飛鳥吃掉：都不結果實。連落在好地上的，才一發芽，很奧祕地轉為好像成長於小人之地。那種子所結的真正果實——卅、六十、一百



倍，好像只有祢能看見。當我認為我看見這些結果，我必定仍然懷疑：因為祢不是說過，我們沒有人知道誰是真正配得上進入祢的國度的？

當我這樣向祢抱怨，抱怨祢打發我去那些弟兄們中，我的意思不是說我比他們好。我知道我自己的心，而祢比我更了解。我的心與那些我必須因祢的名而去接近的人的心，沒有兩樣。

當我向祢抱怨，我的聖召給我帶來的重負時，我知道自己就跟那些我抱怨的人一樣：我的行為像個需要安慰的孩子，總是只想著自己的悲傷，總是想著自己的煩惱和舒適，連一個小時也不能沉默地默想祢無私服務的偉大。

就是因為如此：難道我自己的重擔還不夠嗎？我的心因為本身的煩惱，已經夠可憐、夠軟弱了，哪裡還承受得起他們對我傾吐他

們的心？

難道這就是要我的心堅強起來的方法？也就是耐心無怨地奉獻自己，去背負他人的重擔，堅定而勇敢地為我的弟兄服務，因此讓世人知道祢的心比我們的心大，知道祢很有耐心、長期受苦，知道祢的仁慈從不輕視我們，知道祢的愛絕不會被我們的邪惡所凌駕。在關懷他人中忘記自己，是照顧自己的最好方法嗎？

主啊，如果祢對我的派遣是祢對我仁慈的行動——我對此怎能懷疑呢？——那麼必定是如此：就是祢一定願意我藉著耐心保全我的靈魂及在耐心中承擔我弟兄的靈魂。

但是，我的天主啊，請看，當我帶著祢的真理和恩寵去接近人時——幾乎像是把病人傅油及聖體聖事的恩寵帶給他們——當我敲他們內在生命的大門，而他們讓我進去時，他們通常只帶我進入他

們日常生活中所活動的房間。他們跟我談他們自己以及世俗的事務，讓我看他們在世上可憐的傢俱。他們談了很多瑣碎小事，只為了避開那個真正重要的主題，他們想讓自己和忘我忘掉我真正為什麼而來：我來，是為了把祢帶到他們心中最深之處的小室，就像帶給他們至聖聖體一樣，在他們內心，應該有永恆的光芒，在那裡，本來應是為祢建立祭台，並在這祭台上點燃起信望愛的燭光。

他們沒有這樣，而是把我帶到他們平日表面生活的骯髒房間裡。這些房間的門，我毫不費力就能打開。我想找到能進入那決定一個人永遠命運的最後入口，卻是徒勞無功。事實上，我似乎常常發現有些人從來沒有找到通往內在聖所的門戶，在那裡，每個人都病將至死——或將得到生命。那麼，我要怎麼才能找到路呢？也許為我根本沒有這樣的路嗎？

也許我只是要當個送貨的小廝，把祢的禮物和祢的訊息留在門口，根本不會想到獲邀進入，也許是進入另一個人的內心城堡，確使祢的訊息和禮物，透過白白給予的愛，真正成為這人永恆的生命，是這樣的嗎？

在為一個人最重要的決定時刻，祢願意完全單獨與這人在一起嗎？祢寧可單獨在一個人心裡的中心行事嗎？當我作了我該作的，也送達了我的訊息時，我的任務就算完成了嗎？我難道不能，或我難道不應該設法把祢帶到我同胞手足的最深之處，因為祢已經在那裡，祢填滿了生活的或生存的每一部分，並為每一個人是最後的救恩或審判嗎？

但如果祢曾命令我真正去關心人靈，而不只是盡好我自己的「責任」，那麼我必須能深入那隱祕





的內室，我必須有方法深入他們生命的中心，能觸碰到他們靈魂的最尖端。如果真的只有祢確實找到了去那裡的途徑，在祢與祢的恩寵的大能下，當祢願行使祢的仁慈時，沒有一顆心能把自已封閉，然後我可以確定，唯有祢是我必須走的道路，也是我必須穿過的門，這樣才能找到我弟兄的靈魂。

如果我不想只作一個讓我的同胞弟兄在日常例行生活中不得不容忍、招呼的人，應該讓我進入最後的據點，那是祢在人內永遠的光明或是永遠黑暗的居所。

不論人如何想辦法與祢斷絕關係，祢永遠在他們當中。即使他們要對祢鎖住和栓住自己的靈魂，他們的努力仍然徒勞，祢依然就在其中。祢臨在於祢深不可測的愛和祢的大能中，甚至控制了每一個人的自由國度。因此，所有人靈的君王啊，受託擔負幫助和照顧

人靈責任的人，只能因著被祢吸引才能接近他們。

所以當祢給我指派工作，要我出去到人們當中，祢畢竟並非真的把我從祢身邊打發走開，祢只是向我重覆祢唯一的命令：在愛中，找到回家、回到祢身邊的路。對人靈的所有關懷，最終只有在與祢契合、只有在使我與祢結合的愛中，才可能作到，同時也使我成為與祢一同找到一條走向人類心靈道路的伴侶。

祢正等著我們在愛中找到祢，那是愛祢真正的中心——即祈禱。如果我更常祈禱，就會更接近人靈。因為祈禱，如果不是只求祢施恩，反而是把我自己愛到祢的裡面，這樣的祈禱不僅是牧靈陪伴的幫助，反而是牧靈首要之事。

主啊，請教導我祈禱及愛祢。那麼我會為了祢的緣故而忘記自己的不幸，因為我可以作那一件讓我忘記的事：耐心地背負起我弟

兄的貧窮，把他們帶進祢的富裕之地。然後，我弟兄的天主啊，我會因為與祢結合，而真正成为他們的弟兄。我能在他們最需要的那一件事上幫助他們：找到祢。



九、派遣我的天主

祢，天父，是白白施予恩惠的天主。祢選擇地點和時間，向祢願意憐憫的人顯示祢的慈悲。

如果祢召叫人來分享祢的生命，是一個完全白白給予的禮物，那麼，我很了解，這個召叫不是自然地給每一個人的；只有在祢揀選的地方，人才能找到祢。為證明祢的救恩是白白賜予的禮物，每一個人走向永生的道路，仍然必須「繞道」經過那位在奧古斯都大帝統治下生於巴勒斯坦，並死於總督般雀比拉多之下那位降生成人的祢兒子。祢的恩寵降臨我們，不是在祢「無處不在、時時都在」神祕的精神內，而是在「此時此地」的耶穌基督內。

祢聖神的風隨意吹向祢願意的地方——吹向祢願意的地方，不是我願意的地方，祢不是任何時候都在人要祢臨在的地方。我們必須走向祢，去到祢所挑選、要賜予恩寵的地方。因此之故，祢的救

恩與祢有形可見的教會有密切關係，祢的恩寵也因此以有形可見的標記臨到我們。

主啊，這一切我都很清楚，我也很高興祢的恩寵有如此突出的特色。我很安慰，因為我知道我不是僅僅在純精神（*pure spirit*）的領域中接近祢，而是在具體、有形可見的標誌中接近祢。哲學家在開始建立宗教時，所談到的這個純精神，總是讓我覺得這不是純精神，而是鬼怪（*gespenst*）。但在我這方面，我可以藉著聖洗的聖水或聽到司鐸赦免的話語，或在祭台上的聖體，而確知祢的大能和祢在我生命中的臨在，這些都溫暖了我的心。我不要再純精神的宗教、純內在經驗的宗教；基本上這樣的宗教仍然只是人的發明，在這宗教中，人到頭來只抓得住他自己，而不是祢。人只探索他自己精神的淺水，只穿透自己貧乏的內在，而沒有探測祢白白賜予的聖言所

打開的深度。祢的聖言告訴我們有關祢的事，比祢在受造界中所表達的還要多。

但是我的天主啊，這種合併的內在和外在对祢的崇拜，給我的生命帶來了一些東西，往往重重地壓在我的靈魂上。祢使我成為祢的司祭，如此揀選了我作為祢在世上給人恩寵的標記。祢已把祢的恩寵放進我手中，把祢的真理放進我口中。雖然當祢在祢獨生子身上、或在洗禮的聖水中，或在安靜無聲的聖體中，或在如此單純然而又如此深奧的聖言中與人們相遇時，我毫不訝異他們應該能認出祢來。然而我覺得不可思議的是，祢還是渴望透過我，進到在人們心中的祢的國度內。人們如何能在我身上認出祢來呢？

的確，祢除了給我司祭職外，為了讓我向人傳達祢愛的致候，還給了我祢使用的其他所有方法：祢的聖言、祢的真理和祢的聖事，

祢也把這些加在我的職務上，而只有當這些人接受我，我自己身上這些事才能進入自由的心靈中最深的部分。

人真的能在我身上認出祢來嗎？或是他們至少能了解這個事實，那就是，祢派遣了我作為祢真理的使者、祢慈悲的承載者？當我想這問題時，好似祢為我弟兄預備的喜樂的福音，對我這傳報喜訊的人而言，只是一個壓垮我的重擔。

我明白祢派遣了我，也明白我是祢的使者——也許是個非常卑微的使者，但無論如何仍是祢的使者，是祢所派遣的，也在我的心靈刻上了祢抹不掉的印記。祢的真理不會只因為我的宣講，就成為虛假錯誤的，即使我也是個罪人，而且對我這罪人來說，這句話也能用在我身上：每個人都是說謊者（*omnis homo mendax*）。

祢的恩寵，即使是透過我的雙手給予，那恩寵仍是純淨的。祢



的福音仍是大喜訊，即使人不能那麼明顯地看出來，我的靈魂在天主我的救主內歡欣雀躍。祢的光明繼續照耀，把世上黑暗的死蔭幽谷轉變為祢恩寵的光明耀眼的正午，即使這光明必須透過我小小燈籠上充滿裂縫和布滿灰塵的玻璃，才找得到照耀的路。

主啊，我知道身為祢真正教會的司鐸，任何時候我都不應讓我的聖召意識，及不論環境順逆，宣講祢福音的勇氣，只依賴於我個人的價值意識。祢的司鐸不是以「復興主義者」(revivalist)或「熱心者」(enthusiast)的態度來接近人，也不是以傳播神祕智慧或聖神先知，或任何他們自稱的名稱前來，這些人向他人傳達的就是他們自己有的。但作為一位司鐸，我以祢使者的身分前來，我是祢的愛子——我們的主所派遣的使者，這事實比其他任何事物都重要得多。

可是，派遣我的天主啊，如果我只能只是傳遞祢的訊息，然後，等到祢的工作完成後，我能回去過我自己的生括，那就容易得多了；那時，作為祢的使者，這重擔就不比任何其他使者的或負責管理工作的負擔要重，只要把工作作完就行了。但祢給我的任務，祢委託給我的工作，已成為我的生活。它毫不留情地要我付出所有精力；它就從我自己的生命中活出來。

作為祢的使者，我只能在傳遞祢的聖言中過著我自己的個人生活。我是祢的使者，僅此而已。主啊，請原諒我如此大膽地說，祢的光明，燃燒的是我的生命之油。在為祢服務時，是沒有辦公時間的，沒有任何時間可以讓一個人關上店門，再次成為自己的主人。我絕不可能忘記，我是祢的僕人，我不



可能回去過著一個僅僅是私人公民的日子。

的確，能夠以全副精力事奉祢，是無可言喻的榮幸和特權。我得謝謝祢，因為祢轉變我的生命，讓我能事奉祢；讓我除了傳揚祢的救恩外，沒有別的「職業」。我必須永遠感謝，在我生命中，我的職業和我的愛完全結合為一。

但此恩寵也是我生命中的重擔。我多麼希望在事奉祢時，就像我事奉任何人一樣，能把公務與私人生活分開！若是那樣，生活會容易得多！我這樣說，並不是因為我寧願每天只事奉祢幾個小時，或與他們談論我自己的宗教經驗和啟發，以我自己的熱心和信仰讓他們燃起熱火；相反地，我要作祢的使者，傳達祢的真理和恩寵，僅此而已。但正因為這是我想要的，有時我希望我自己更能區分我的職務和我的私人生活。

但一個人能夠自己不充分了解祢的真理，而把真理傳給他人嗎？如果祢的真理沒有深深打動我的心，我可以宣講祢的福音嗎？如果我自己並未活出這生命，我可以傳達祢的生命嗎？祢神聖的標記有能力自己產生恩寵，那是真的，但是，除非我的外貌在我同胞弟兄眼中是祢派遣我的標記，他們能允許我在他們身上標明這些記號嗎？祢的公務和我的私人生活必然是分不開的。

那正是我生命中的重擔。因為，主啊，祢看：即使當我宣講祢純粹的真理時，我仍然是在宣講自己的狹隘和平庸，我仍然是在表現我自己——這個「普通人」（average man）。在我自己所稱的我的講道中，我將祢和我混雜在一起，那麼，又如何能讓聽者區分出祢與我呢？我如何教導他們把祢的話聽進心裡，而忘掉我——這個講道的人呢？

我要作傳遞祢光明的人，我必須用我生命之油來滋養祢的光明，但是我把自己放在燈前，放在祢的光明和我同胞尋找祢的雙眼之間，我似乎阻擋了祢的光明，只會把這世界已經黑暗的陰影弄得更黑暗、更長久。

我了解，在我司鐸生涯結束時，我只不過曾是祢可憐、無用的僕人罷了。我曾是祢派去打前鋒的使者，不但沒有為祢開路，更往往只成為祢來的阻礙。從我而來的恩寵，都是祢的恩寵。凡是從我而出的一切都不算什麼，只是阻礙，最好也不過只是個工具，檢驗我同胞弟兄們本能的愛是否能認得出祢，雖然祢將自己包裝在我的有限中，讓他們幾乎認不出祢來。

派遣我的天主啊，當我想起這些事時，我得承認，我一點都不覺得我能列入祢自信且成功的門徒行列，而是常常以戒慎恐懼走自

己的路。我不是在批評我弟兄中那些對自己頗有信心的人，或祢的那些僕人，他們毫無偏頗地反映出內在的自信，相信他們是因上主萬軍之主的名而來；若是竟有人不能立刻在他們身上認出他們是全能者的使者，那他們會感到非常驚訝。

主啊，請賜我恩寵，讓我屬於祢卑微的僕人，當他們受到同胞的接納時，會感到訝異。讓我的心在看到祢的奇異恩典時，一次又一次地在感謝的訝異中顫抖，祢的恩寵在弱小者中是強大的。讓我繼續讚嘆，因為我遇到這些人，他們讓我這個罪人進入他們心中的祕室，因為他們已能認出在我內心隱藏著的祢。



因此我會高高興興地一次又一次地出發，向我的同胞盡使者的任務。祢派遣了我，因此我以祢的

名前去，而不是以自己的名。任何時候只要祢願意，請讓祢的能力勝過我的軟弱。

當我帶著祢的訊息在我生命之路上前行時，毫無疑問地，我會常常經驗到許久以前祢的先知所遇到的事：他被雅威引誘了——他被人嘲弄時置之一笑，是一個在世人前有爭議的人物。然後我必須發言——如果我不發言，我就有禍了——我必須講論祢，也就是更適合以靜默來榮耀的那一位。即使我只感覺自己是發聲的鑼或發響的鈸而心中難受，我仍然必須發言。因為，有誰能真正知道他是否擁有那愛呢？而若是沒有了那愛，其他的一切都只是空洞的噪音罷了。

那時，藉著祢聖言的力量，我會繞著人類靈魂的耶里哥（Jericho）行進，即使他們的嘲笑聲在我耳邊響著，我依然繼續行進，直到祢把那牆擊倒。祢會以自己的能力這麼作，好讓誰都不能在祢面前吹

噓他對人靈的能力。如此，那時我的使命就會完成，正如你的兒子，我被釘的主人一樣。為此，願你，派遣我的天主，永受讚美。

請賞賜我恩寵，能愈來愈脫離罪過以及自我的追求，使我這個卑微的包裝，就是你揀選了並隱藏於其中的，願你藉著他走向人群。我依然是你化了裝的和無用的僕人。但那時，我至少會愈來愈相似你的兒子，祂自願把神性的永恆之光以僕人的樣子隱沒了，如同一般人一樣。

當我承擔起你的召叫所帶來的重擔，當你的使命重重壓在我身上，當你的威嚴令我謙虛時，當我的軟弱被你愛子所接受時，那麼我也許會充滿自信地相信，那阻礙你來臨的障礙，會轉為對我弟兄的祝福。那時或許你會轉化我的奴役——因為只有你能使在我和我的同胞未注意到的情形下作這改變——轉變成聖事性的形式，在你



的貧窮下，祢會成為我弟兄的生命之糧。

讓我的生命像聖體一樣被使用，使我的弟兄都能生活在祢內，  
祢也在他們內，直到永遠。阿們。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wooden rosary. The beads are arranged in a loop, and a cross-shaped pendant is attached to the end. The rosary is resting on a wooden surface, possibly a table or a desk. The lighting is dramatic, with strong highlights and deep shadows, creating a sense of texture and depth. The background is blurred, focusing attention on the rosary.

十、  
將要來臨的天主

我的天主啊，每一年，祢的教會都要慶祝神聖的將臨期。每一年我們在以美麗의 禱詞祈禱，禱詞中充滿了渴望與等待，同時還唱著充滿希望和許諾的美丽聖歌。一次一次地，每一年我們把所有的需求和渴望，以及忠實的期待，濃縮在這兩個字裡：請來！

然而，這又是多麼奇特的祈禱啊：畢竟祢已經來到，也在我們中間搭起帳篷，祢已經分享我生命中的小小喜悅、終日沉悶的日常工作、苦澀的結束。我們還能用「請來」，而邀請祢參與的更多嗎？祢是否能比祢成為「人子」時、即祢如此徹底地採用了我們的日常生活，使我們幾乎分不清祢我的區別時，更接近我們一些呢？

儘管如此，我們仍然祈禱：「請來」。這句話從我們心底深處發出，就像許久以前，從我們的先祖、列王和先知心底深處發出一樣，因他們看見祢的日子還很遙遠，尚未來臨，於是熱切地渴望及

祝福它的來到。那麼，我們真的只是「慶祝」將臨期嗎？或是，現在還是將臨期嗎？祢真的已經來了嗎？真的是祢嗎？是我們期待的主，是我們傾注渴望，渴望著「將要來臨的祂」、渴望偉大的主、掌管未來的父、和平之子、光明與真理的天主、永遠的福樂？確實，祢的來臨，聖經的最初幾頁裡就已經許諾了，然而在最後一頁，也就是不可再有任何增添的那一頁，依然有那祈求：「主耶穌，請來！」

祢是永遠的將臨期，就是那一位總是即將來臨、但從沒有如此來臨滿足一切的期待嗎？祢就是無限遙遠，我們永遠不能企及的那一位嗎？祢就是所有種族、各種年齡、所有人心中的那一切渴望，人必須永遠拖著沉重的步伐，在永無盡頭的公路所走向的那一位嗎？

祢只是永遠的今天，圍繞著我們的行為和痛苦，不論我們遊盪

到何處，祢的視野總還是離我們同樣遙遠，是這樣嗎？祢只不過是永遠的今天嗎？這個今天，包含了所有的時間和一切的改變，距離一切都同樣近，因此也同樣遙遠嗎？

祢不願意來，是因為祢仍擁有我們的昨天，而今天的我們不再是昨天的我們，而且祢永遠超過我們最遠的未來嗎？當我們流血的雙腳，顯然已經向著祢的永恆走了好一段路，難道祢不總是退縮到距我們兩倍遠的地方，退到無限大、只有祢無限的存有能填滿的範圍內嗎？自從人類大膽地開始最刺激、最甜蜜、最可怕的冒險——也就是尋找祢，在這好幾千年的時間裡，人類可曾有一點點更接近祢嗎？

在我生命歷程中，我可曾更接近祢嗎？還是說，我已接近祢的都只能使我的杯爵更苦澀，因為我與祢的距離仍是遙遠嗎？我們還

必須一直離你很遠，是因為你總是與我們很近，所以不需要「走向」我們嗎？是因為在你的世界中，沒有一個地方，是你必須首先「找到你的路」的嗎？

你告訴我你真的已經來了：你的名字叫耶穌，聖母瑪利亞之子，而我知道在什麼地方、什麼時間能找到你。主啊，那些當然都是真的，但請原諒我，如果我說，在我看來，你的來臨其實更像是離開。

你曾將自己穿上奴僕的外衣。你，隱藏的天主，成為我們中的一位。你安靜而低調地躋身於我們的行列中，與我們一同行進，你與我們同行；即使我們人類永遠不會「來臨」，總是前去，因為我們去達成的一切都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帶領我們走向最後的目標，我們的終點。



我們仍然呼喊著：「請來！請來我們這裡，祢這從不逝去的，祢的日子沒有夜晚，祢的事實從來沒有終點！請祢自己來到我們這裡，因為我們的行進只是走向終點的行列。」我們在絕望中呼求祢，但是在我們大部分的生活中，我們恢復平靜，默默地順從，在接受了我們的有限時，呼求祢。

我們呼求祢的無限——希望祢的來臨使我們獲得永久的生命。因為我們已知道——至少是那些祢賜給他們知道今生最終意義的人——我們的尋求是徒然，我們尋找的是不可能找到的。我們曾想過要靠自己的力量，逃避我們的脆弱和轉瞬即逝等等糾纏人的焦慮。我們憑自己的聰明，想要逃離自己的存有，想了幾千種不同的方法擁有永恆。

因為我們無法幫助自己，我們沒有能力救贖自己，因此我們呼

求祢的事實和祢的真理及祢豐富的生命，因此我們懇求祢的智慧和祢的公義，祢的良善和祢的仁慈，以撕毀那障礙，亦即「我們的有限」，將我們的貧窮轉為富有、我們的短暫化為永恆。

祢曾許諾祢會來臨，也真實地來臨了。但是主啊，祢是如何來到的？祢取了人類的生命作為祢自己的生命，祢在一切事上都像我們一樣：由一位女性出生，在般雀比拉多擔任總督時受難，被釘於十字架，死亡，被埋葬。這樣，祢接受了我們要丟棄的那些，祢開始那些按著我們的看法，藉著祢的來臨要結束的：我們的生命，這生命就是無能為力、最內在的有限以及死亡。

祢正是接受了這樣的人類生命，讓它成為自己的生命。祢這樣作，不是為了改變或消除那生命，不是為了讓祢能夠具體可見地變化這生命，也不是要將其神化，或至少讓它滿溢出人能夠在短暫生



命中小小、多石的地上奪取的東西。

不是的，祢取了我們這樣的生命，像我們一樣生活。祢讓它從祢身上溜走，正如我們的生命從我們身上消失一樣。祢小心地緊抓住那生命，不讓一點一滴的痛苦折磨濺出。祢儲存生命中每一個飛逝的時刻，讓祢可以一直受苦，直到最後的痛苦時刻。祢也感受到盲目、凶暴的大自然，無情地輾過祢的生命，而心懷惡意的人清清楚楚地看著，有著殘酷的滿足感。當祢的人性懷著最真純的真理和最深刻的愛向上仰望，仰望祢稱之為父的那一位，也和我們一樣看到祂的行徑深不可測，祂的判斷難以理解，祂給我們苦杯，或者避免苦杯進入我們的生命，全都按照祂自己的聖意。祢也在受苦的艱難中學習到，任何「為什麼」都查不出那聖意的祕密，那聖意本來可以用其他方法承行，然而祂卻選擇了我們永遠不會了解的那件事。

祢本應將我們從我們自己中救贖出來，然而祢，唯有祢是絕對自由，不受束縛，但祢也像我們一樣，成為「受造」的。當然我知道祢仍舊是祢一向的樣子，但是難道祢不怕死嗎？祢，不朽的天主？難道祢，寬廣又無限的存有，不會從我們的狹窄中害怕退縮？難道祢，絕對的真理，不會厭惡我們的虛假嗎？

當祢把祢從虛無中創造的某樣東西，作為祢自己的生命；當祢把祢過去在無限的距離下散布的黑暗，作為祢不可企及的光明的背景，並親自承擔起這黑暗，那麼，難道祢不是把自己釘在受造物的十字架上嗎？哥爾哥達（Golgotha）的十字架難道不只是祢為自己預備的十字架的可見形式，聳立在整個永恆的空間？



那是祢真正的來臨嗎？那就是人類所等待的嗎？那是為什麼人類將整個人類歷史形成一個單一的、偉大的將臨期合唱，在其中——即使是褻瀆祢的人也參與——這是一個單一的吟唱，呼喚著祢和祢的來臨？

我們之所以免於悲傷，只是因為祢也哭泣嗎？我們順服於我們的有限，不再是一種最可怕的絕望，只因祢降生為人，表達完全接受的意願嗎？沒有結束的我們的路，如今有了快樂的結局，只因為祢一路與我們同行嗎？

但是，怎麼會這樣呢？為什麼會這樣呢？我們的生命如何成為自己的救贖，只因為這生命也成為祢的生命嗎？祢如何只因生於法律之下，就能把我們從法律之下贖回呢？（迦四 5）

是否，我完全接受我的生命，就是救贖的開始，從壓抑著我的

狹窄有限中得到救贖，因為我的完全接受，成為我們的阿們，肯定了祢人性的生活，肯定了祢的來臨，祢的來臨是相反人的一切想像的嗎？

如果祢把我的命運當作祢的命運，對我有什麼好處呢？或是，祢把我的生命當作祢的生命的開始？

我慢慢地開始了解長久以來已經知道的事：祢依舊在來臨的過程中。祢以奴僕的形式出現，祢選擇以接受祢所要釋放的奴僕身分來作為救贖人類的開始。祢踏上的道路有真正的終點，祢所進入的狹窄通道會寬廣，祢背負的十字架必會成為勝利的光耀旗幟。

實際上祢沒有來過——祢還是在來臨中：從祢的降生成人到這世代的結束，只是一瞬間，即使是千年也會過去，而且在祢的祝福下，傳遞下去，成為這瞬間的一小部分。只有在祢這一個行動的那

個瞬間，能捕捉到我們的命運，進入祢的人類生命，並把我們歸入位於祢天主性生命廣大園地中永恆的家。

因為祢已開始了在這創造中最後的行動，再也不會發生新事了。我們現在的時代就是最後的時代：在一切事物最深的根處，時間是靜止的。「末世已經來到我們身上」（格前11）。這世界只剩了一個時期：祢的將臨。當這最後的日子結束時，就再也沒有時間，在祢的永恆中，只有祢。

如果行為可以測量時間，而非時間使行為和事實延續——如果一個新的事件能帶來一個新時代，那麼一個新時代，而且確實也是最後一個時代，就因著祢的降生成人而出現。因為這個時代若不是已在母腹中帶來什麼事物，那麼還會有什麼事發生呢？我們又怎能成為祢存有的分享者？但那事已經發生，祢屈尊紆貴，分享我們人

性的生命的那個時刻已經發生。

據說祢會再來，這是真的。但是「再」這個字會給人誤導：那並不是另一次來臨，因為祢其實從未離開我們。祢藉著祢永遠地接受我們的人性，祢從未離開我們。

「祢已經來臨」的這個事實，必須更清楚地繼續顯示出來，它會逐漸明顯地向世人證明：萬事萬物的心都已改變，因為祢已將它們納入到祢的心中。

祢必得愈來愈更深度地來臨。已經在一切事實的底部發生的事，必會愈來愈明顯，要消滅那錯誤的觀念：好像祢降生為人的事實，沒有為人的有限性帶來自由。

請看，祢來臨。祢的來臨既不是過去也不是未來，而是現在，且達到了自己的圓滿。現在仍然是祢來臨的那個時刻，在那時刻的

最後，我們也會發現祢已真的來到了。

來臨的天主啊，請賜給我恩寵，能活在此刻，活在祢來臨的時刻，讓我能配得永遠住在祢內。阿們！

走向沉默的話語／卡爾·拉內 (Karl Rahner, S.J.) 著；  
黃美基譯。 -- 初版。 -- 臺北市：光啟文化，2017.11  
面；公分

譯自：Worte ins Schweigen

ISBN 978-957-546-878-1 (平裝)

1. 天主教 2. 靈修

244.93

106020680

## 走向沉默的話語

2017年11月初版

◎版權所有 · 翻版必究◎

著者：卡爾·拉內 (Karl Rahner, S.J.)

譯者：黃美基

審訂者：谷寒松神父

執行編輯：黃榆評

准印者：台北總教區總主教 洪山川

出版者：光啟文化事業

地址：台北市 (10688) 敦化南路一段 233 巷 20 號 A 棟

電話：(02) 2740 2022

傳真：(02) 2740 1314

郵政劃撥：0768999-1 (戶名：光啟文化事業)

發行人：甘國棟

E-mail：kcg@kcg.org.tw

網址：http://www.kcg.org.tw


承印者：中茂分色製版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 26 巷 17 弄 5 號 3 樓

電話：(02) 2225 2627

定價：180 元






「請來！請來我們這裡，祢這從不逝去的，祢的日子沒有  
夜晚，祢的事實沒有終點！請祢自己來到我們這裡，因為  
我們的行進只是走向終點的行列。」

—— 卡爾·拉內

看似沉默的天主，耐心地聆聽著我們的話語，  
不出聲的回應，卻是一股沉著的力量，  
祂無時無刻的看顧及愛護，陪伴我們經歷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藉著品嚐卡爾·拉內對天主的獨白，  
期許我們也能走向沉默，與天主相遇。

 光啟文化事業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ISBN 978-957-546-878-1



9 789575 468781

光啟書號 205347

定價180元